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樂 城 集

(十)

蔡 轍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樂 城 集

(十)

蘇 轍 撰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樂城集
十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初版

撰者 蘇轍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翁

◆D五二六七

八

(本書校對者 陳敬衡 徐仲盤 滕秉全 尤惠民)

欒城第三集引

崇寧四年。余年六十有七。編近所爲文。得二十四卷。目之欒城後集。又五年。當政和元年。復收拾遺藁。以類相從。謂之欒城第三集。方昔少年。沉酣文字之間。習氣所薰。老而不能已。旣以自喜。亦以自笑。今益以老矣。餘日無幾。方其未死。將復有所爲。故隨類輒空其後。以俟異日附益之云爾。

欒城第三集目錄

第一卷

詩七十首

丙戌十月二十三日大雪

晝歎

夢中反古菖蒲

次遲韻復雪

次韻文氏外孫驥以其祖父與可學士書卷還謝悰學士

守歲

上元不出

將築南屋借功田家

丁亥生日

初葺遺老齋二首

謝人惠千葉牡丹

移陳州牡丹偶得千葉二本喜作

因舊

初成遺老齋二首

蠶麥二首

文氏外孫入村收麥

李方叔新宅

苦雨

報麥二首

立秋後

初築南齋

中秋月望十六終夜如晝

釀重陽酒

戲題菊花

九日三首

十日二首

初成遺老齋待月軒藏書室三首

久雨

方築西軒穿地得怪石

肺病

送遜監淮西酒并示諸任二首

風雪

讀傳燈錄示諸子

夢中詠西湖

買炭

欲雪

那吒

示諸子

戊子正旦

題舊鍾馗

七十吟

久旱府中取虎頭骨投邢山潭水得雨戲作

生日

將拆舊屋權住西廟

種花二首

同遲賦千葉牡丹

同遲賦春晚

春無雷

聞卞氏舊有怪石藏宅中間其遺孫指一廢井云盡在是矣井在室中床下尙未能取先作一首

仲夏始雷

八靈

讀舊詩

五月園夫獻紅菊花二絕句

夏至後得雨

遲往泉店殺麥

夏夜對月

千華白蓮花

追和張公安道贈別絕句

第二卷

詩七十一首

遺老齋絕句十二首

移花

服栗

白菊

九日家釀未熟

南齋獨坐

西戍

藏菜

示諸子

示諸孫

十一月一日作

冬至日

除日

臘中三雪

伐雙穀

上元夜适勸至西禪觀燈

程八信孺表弟剖符單父相過潁川歸鄉待闕作長句贈別
種松

二月望日雪二絕

遜自淮康酒官歸覲逾旬而歸二絕句

去年秋扇二絕句

讀舊詩

堂成不施丹牖唯紙窗水屏蕭然如野人之居偶作

南齋竹三絕

中秋新堂看月戲作

午寢

九日陰雨不止病中把酒示諸子三首

落葉滿長安分題

臘月九日雪三絕句

己丑除日二首

同外孫文九新春五絕句

上元前雪三絕句

上元雪

春陰

庭中種花

曾郎元矩見過踰月聽其言久而不厭追感平昔爲賦

閉門

林筍復生

老柏

蠶麥

喜雨

題東坡遺墨卷後

洗竹

寄張芒叟

第三卷

詩七十首

雨中秋絕句二首

贈德仲

閏八月二十五日菊有黃花園中粲然奪目九日不憂無菊而憂無酒戲作

九日三首

戲題三絕

木冰

夜坐

老史

臘雪次遲韻

小雪

土牛

除夜二首

遺老齋南一柏雙幹昔歲坐堂上僅可見也今出屋已尺餘偶賦

正月十六日

七十三歲作

春旱彌月郡人取水邢山二月五日水入城而雨一首

龍川道士

重贈

食櫻筍二首

西軒畫枯木怪石

悟老住慧林

蠶麥

北堂

秋稼

七夕

食雞頭

秋雨

補種牡丹二絕

曹郎子文赴山陽令

九日三首

早睡

聽前柏

十月二十九日雪四首

冬日卽事

畫學董生畫山水屏風

冬至日作

冬至雪二首

讀樂天集戲作五絕

記病

除日二首

上元

壬辰生日兒姪諸孫有詩所言皆過記胸中所懷亦自作

白鬚

林筍

西軒種山丹

遊西湖

泛溪水

風痺三作

新作南門

春旱

感秋扇

第四卷

詩十二首

喜姪賣還家

次前韻

喜雨

雨過

溽暑

外孫文九伏中入村噉麥

大雨後詠南軒竹二絕句

秋後卽事

送遲赴登封丞

省事

廣福僧智听西歸

第五卷

詩賦銘贊共七首

種藥苗二首植豐粟
種決明

上巳

上巳後

堂成

雙柳

卜居賦

銅雀硯銘

壬辰年寫真贊

管幼安畫贊

第六卷

策問論一十六首

觀會通以行典禮論

第七卷

論語拾遺

第八卷

易說三首

洪範五事說一首

詩病五事

第九卷

書傳燈錄後

第十卷

遺老齋記

藏書室記

侍月軒記

墳院記

欒城第三集卷第一

詩七十一首

丙戌十月二十三日大雪一首

秋成粟滿倉。冬藏雪盈尺。天意愍無辜。歲事了不逆。誰言豐年中。遭此大泉死。肉好雖甚精。十百非其實。田家有餘糧。靳靳未肯出。閭閻但坐視。愍愍不得食。朝饑願充腸。三五本自足。飽食就茗飲。竟亦安用十。姦豪得巧便。輕重竊相易。鄰邦穀如土。胡越兩不及。閔民本無賴。翩然去井邑。土著坐受窮。忍饑待捐瘠。彼哉陶鈞手。用此狂且愎。天且無奈何。我亦長太息。

畫歎一首并引

武宗元比部學吳道子畫佛菩薩鬼神。燕肅龍圖學王摩詰畫山川水石。皆得其彷彿。潁川僧舍往往見之。而里人不甚貴重。獨重趙董二生。二生雖工而俗。不識古名畫遺意。作畫歎。武燕未遠。嗟誰識。趙董紛紛枉得名。已矣孫陳舊人物。至今但數漢公卿。

夢中反古菖蒲一首并引

古詩云。石上生菖蒲。一寸十二節。仙人勸我食。令我好顏色。十一月八日四鼓。夢中反之作四韻。見一愚公在側。借觀示之。赧然有愧恨之色。

石上生菖蒲。一寸十二節。仙人勸我食。再三不忍折。一人得飽滿。餘人皆不悅。已矣勿復言。人人好顏色。

次遲韻復雪一首

老人怕寒愁早作。夜聞飛霰知相虐。粟車未到泥復深。場薪欲盡心驚愕。山川滉蕩勢如海。孤舟一葉知安泊。山中故人消息斷。欲問有無隔溪壑。人言王生好事人。回船不顧山陰約。故侯生來本貧窶。妻子至今羹藜藿。曳履長歌解忍飢。裹飯往飼今誰託。家人來告酒可斲。洗盞開瓶同一酌。

次韻文氏外孫驥以其祖父與可學士書卷還謝學士一首

西南自是賢俊府。衰老思歸謾留許。春禾磨麥非平生。子孫便推我作古。賢哉與可詩中傑。筆墨餘功散繒褚。南陽諸謝世有人。此邦亦自非其土。一時與我俱作客。白髮蒼顏愧非伍。儒術真傳漢太翁。風流未減晉諸度。兩家尙有往還帖。舊集脫遺應可補。明窗展卷清淚滴。恍然似與故人語。欲鎖空廚付長康。恐君譏我不與取。

守歲一首

歲云莫矣誰能守。唯有此心初不移。宇宙隨流任爾去。虛空對面卽吾師。三盃醉倒聊從俗。一點靈明欲語誰。來日日新無限事。歸根一笑彼安知。

上元不出一首

春寒未脫紫貂裘。燈火催人夜出遊。老厭歌鍾空命酒。病嫌風露怯登樓。擁袍坐睡曾無念。結客追歡久已休。試問西鄰傳法老。此時情味似儂不。

將築南屋借功田家一首

先人敝廬寄西南。不歸三紀今何堪。卜營菟裘閱歲三。西成黍豆餘石甌。借功田家并饘杵。農事未起來不嫌。併遣浮客從丁男。芒鞋秃巾短後衫。杵聲登登駭閭閻。期我一月久不厭。我方窮困人所諳。有求不答心自甘。一言見許不妄談。飲汝信厚心懷慚。晨炊暮餉增醯鹽。歸時不礙田與蠶。

丁亥生日一首

少年卽病肺。喘作鋸木聲。中年復病脾。暴下泉流傾。因苦始知道。處世百欲輕。收功在晚年。二疾忽已平。來年今日中正行。七十程。老聃本吾師。妙語初自明。至哉希夷微。不受外物嬰。非三亦非一。了了無形形。迎隨俱不見。瞿曇謂無生。浩然琉璃內。寶月長盈盈。

初葺遺老齋一首

髭鬚渾白已經歲。腰痛春來日又多。一味安閑猶有礙。卻令朝謁擬如何。築居定作子孫計。好事久遭僧佛呵。尤愧白家履道宅。十年成就飽經過。爲留十步南牆竹。莫怪門前鳥雀多。陋巷何妨似顏子。勢家應未奪蕭何。詩書懶惰何曾讀。氣息調勻不用呵。多病從來少賓客。杜門今復幾人過。

謝人惠千葉牡丹一首

東風催趁百花新。不出門庭一老人。天女要知摩詰病。銀瓶滿送洛陽春。可憐最後開千葉。細數餘芳尙一旬。更待遊人歸去盡。試將童冠浴湖濱。

移陳州牡丹偶得千葉二本喜作一首

小圃初開清溪岸。名花近取宛丘城。爭言千葉根難認。忽發雙葩眼自明。謫墮神仙終不俗。飛來鸞鳳有餘清。細鉏瓦礫除荆棘。未可令齊衆草生。

因舊一首

子因卞氏故居。改築新宅。其廳事陋甚。有柴氏廳三間。求售三百餘萬錢。力不能致。子遲曰。因卞之舊。而易其尤。不可。子孫若賢。當師公儉。予愧其言。從之。作因舊詩。

君不見林上鵲。冬深始營巢。及春巢已成。又不見梁上燕。春深初作窠。及夏雛已生。我爲一區屋。三年費經營。紛紛代梧楸。日厭斤斧聲。老境能幾何。何日安餘齡。一言愧吾兒。事忌與力爭。青楊易三棟。赤榆換雙楹。指顧行卽具。構築役亦輕。鄭侯念子孫。不處高閑閔。吾今何人斯。此則坐右銘。

初成遺老齋二首

花時懶出伴遊人。暑雨深藏養病身。新宅丁丁厭斤斧。舊書寂寂卷埃塵。久將生事累諸子。頓斂根浮付一真。遺老齋成謀宴坐。澹然無語接來賓。

舊說潁川宜老人。朱瓔班筍養閑身。無心已絕衣冠念。有眼不遭車馬塵。青簡自書遺老傳。白鬚仍寫去年真。齋成謾作笑談主。已是蕭然一世賓。

蠶麥二首

疎慵自分人嫌我。貧病可憐天養人。蠶眠已報冬裘具。麥熟旋供湯餅新。搨桑曉出露濡足。拾穗暮歸塵

三界人家多鮮福。一時蠶麥得難兼。鉏耰已愧非吾力。湯火尤驚取不廉。貴客爭誇大浣布。貧家粗有水精鹽。薄衫冷麪消長夏。捫腹當知百不堪。

文氏外孫入村收麥一首

欲收新麥繼陳穀。賴有諸孫替老人。三夜陰霖敗場圃。一竿晴日舞比鄰。急炊大甍償飢乏。多博村醕勞苦辛。閉廩歸來眞了事。賦詩憐汝足精神。

李方叔新宅一首

我年七十無住宅。斤斧登登亂朝夕。兒孫期我八十年。宅成可作十年客。人壽八十知已難。從今未死且磐桓。不如君家得衆力。咄嗟使了三十間。李君雖貧足圖史。旋鑿明窗安淨几。閉門但辦作詩章。好事時來置樽俎。我恨年來不出門。不見君家棟宇新。心安卽是身安處。自揣頭顱莫問人。

苦雨一首

七月朔

蠶婦絲出盎。田夫麥入倉。斯人薄福德。一事未易當。忽作連日雨。坐使秋田荒。出門陷塗潦。入室崩垣墻。覆壓先老稚。漂淪及牛羊。餘糧詎能久。歲晚憂糟糠。天災非妄行。人事密有償。嗟哉竟未悟。自謂予不戕。造禍未有害。無辜輒先傷。簞瓢吾何憂。作詩熱中腸。

報麥二首

麥幸十分熟。雨過三日霽。初晴尙未伏。半夜卷重陰。細築場無隙。輕推磨有音。驚聞諸縣水。一瞰直千金。

又

雨後麥多病。庾中蛾欲飛。不辭終日暑。幸脫半年飢。潑水來何暴。秋田望已微。農夫愚可念。此報定誰非。

立秋後一首

伏中苦熱焦皮骨。秋後清風濯肺肝。天地不仁誰念爾。身心無著偶能安。詩書久爲消磨日。毛褐還須準擬寒。謾許百年知到否。相從一日且磐桓。

初築南齋一首

我老不自量。築室盈百間。舊屋收半料。新材伐他山。盎中粟將盡。囊中金亦殫。涼風八月高。扶架起南邊。首成遺老齋。願與客周旋。古檜長百尺。翠竹森千竿。隔城過清潁。有井皆甘泉。平生隱居念。眷眷在山川。誰言白髮年。有作竟不然。我本師瞿曇。所遇無不安。諸子知我懷。勉更求椽椽。堂成鋪莞簟。無夢但安眠。

中秋月望十六終夜如晝一首

秋氣久已到。月明如可期。雲生未望夜。天借極圓時。冷澈登臨倦。衰慵起舞遲。兔閑長擣藥。桂老尙生枝。運轉何年住。清明與物直。油然任消長。斤斧定何施。

釀重陽酒一首

家人欲釀重陽酒。香麴甘泉家自有。黃花抱蘂有佳思。金火未調無好手。老奴但欲致村醪。小婢爭言試三斗。我年七十似童兒。逢節歡欣事從厚。麩粟已空豆方罇。羔豚雖貴魚可取。病嫌秋雨難爲腹。老嚙饑涎空有口。折花誰是送酒人。來客但有鄰家父。閉門一醉莫問渠。巷爭不用纓冠救。

春初種菊助繁蔬。秋晚開花插酒壺。微物不多分地力。終年乃爾任人須。天隨七箸幾時輟。彭澤樽罍未
遽無。更擬食根花落後。一依本草太傷渠。

九日一首

昔忝衣冠舊。今從野老遊。籬根菊初綻。甕面酒新篘。不負重陽節。都無舉世憂。人生定誰是。萬事本悠悠。

又

欲就九日飲。旋炊三斗醕。今朝不一醉。坐客有空回。白髮何須吝。黃花恨晚開。問知餅未罄。相勸盡餘盃。

又

從古重此日。今人那得違。菊遲知歲閏。酒貴念人飢。身安且自慰。家遠不成歸。尚憶少年樂。驚呼人盡非。

十日二首

酒經重九尙殘卮。雨送初寒問篋衣。養氣安閑真得計。讀書勤苦已知非。謾存講說傳家學。深謝交遊絕
世譏。築室未成中自笑。何如茅屋對柴扉。
憂患經懷沃漏卮。榮華過眼脫輕衣。定心稍覺無來往。時事誰能問是非。祿去身安常自喜。宅成囊竭可
無譏。交遊散盡餘親戚。酒熟時來一扣扉。

初成遺老齋待月軒藏書室三首

老人身世兩相違。綠竹青松自蔽虧。已喜形骸今我有。枉將名字與人知。往還尙許鄰家父。問訊纔通說
法師。燕坐蕭然便終日。客來不識我爲誰。遺老齋

軒前無物但長空。孤月忽來東海東。圓滿定從何處得。清明許與衆人同。怜渠生死未能免。願我盈虧略已通。夜久客寒要一飲。油然細酌意無窮。待月軒

讀書舊破十年功。老病茫然萬卷空。插架都將付諸子。閉門猶得養衰翁。案頭螢火從乾死。窗裏飛蠅久未通。自見老盧真面目。平生事業有無中。藏書室

久雨一首

雲低氣尙濁。雨細泥益深。經旬勢不止。晚稼日已侵。閒居賴田食。憂如老農心。堆場欲生耳。棲畝將陸沉。常賦雖半釋。雜科起相尋。凶年每多暴。此憂及山林。號呼天不聞。有言不如喑。願見雲解脫。秋陽破羣陰。

方築西軒穿地得怪石一首

卞氏平日本富家。庭中怪石蹲臙臙。子孫分散不復惜。排棄坑埋谷泥沙。一株躍出隨畚鍤。知我開軒方種花。頽然遠嶺垂澗壑。豁然洞穴通烟霞。十夫徙置幸不遠。軒前桐柏陰交加。我家舊隱久不到。小池尺水三流槎。少年旋遶看不足。時呼野老來煎茶。老人得此且自慰。更訪餘石探幽遐。或言卞氏舊石尙多但未沉淪處爾

肺病一首

肺病比不作。屈信三十年。今年胡爲爾。呀然上衝咽。寒冰未易溫。死友誰使然。醫言無庸怪。此理環無端。少年少壯敗。今日存精堅。假年復除害。非人豈非天。

送遜監淮西酒并示諸任二首

疇昔南遷海上雷。艱難唯與汝同來。再從龍尉茅叢底。旋卜雲橋荔子堆。相與閉門尋舊學。誰言復出理。

官酷乘田委吏吏師事莫學陶翁到卽回。

淮西留滯昔經年。唯有誰任時往還。炊黎留賓不嫌陋。借書度日免長閑。歸來潁水無人問。夢遶伊家古
檜間。二老舊遊唯我在。後生誰復識蒼顏。聖師中二老人雖
鄉人今無識之者矣。

風雪一首閏十月十一日。

冬温未宜人。風雪中夜止。疾雷略吾窗。輕冰入吾被。病去適三日。驚起存一氣。心安氣亦安。二物本非二。
皎然一寸燈。下燭九泉底。物來無不應。物去未嘗昧。恨我俗緣深。撓此古佛智。醫來視六脈。六脈非昔比。
醫適有此言。

讀傳燈錄示諸子一首

大鼎知難一手扛。此心已自十年降。舊存古鏡磨無力。近喜三更月到窗。早歲文章真自累。一生憂患信
難雙。從今父子俱清淨。共說無生或似龐。

夢中詠西湖一首

誰鑿西湖十里中。扁舟載酒颺輕風。草木蕃滋百事足。寒暄淡薄四時同。東鄰適與吾廬便。西岸遙將岳
麓通。閑遊草草無人識。竹杖藤鞋一老翁。前四句夢中得後
四句起而足之。

買炭一首

苦寒搜病骨。絲續莫能禦。析薪燎枯竹。勃鬱煙充宇。西山古松樑。材大招斤斧。根槎委溪谷。龍伏熊虎踞。
挑抉靡遺餘。陶穴付一炬。積火變深黛。牙角猶憤怒。老翁睡破氈。正晝出無屨。百錢不滿籃。一坐幸至莫。

御爐歲增貢。圓直中常度。閭閻不敢售。根節姑付汝。升平百年後。地力已難富。知夸不知嗇。俛首欲誰訴。百物今盡然。豈爲一炭故。我老或不及。預爲子孫懼。

欲雪一首

今年麥中熟。麩餌不充口。老農畏冬旱。薄雪未覆畝。驕陽引狂風。三白知應否。久晴車牛通。薪炭家家有。惟有口腹憂。此病誰能救。達官例謀身。一醉日自富。尙應天愍人。雲族朝來厚。飛花得盈尺。一麥可平取。那吒一首

方北天王有狂子。只知拜佛不拜父。佛知其愚難教語。寶塔令父左手舉。兒來見佛頭輒俯。且與拜父略相似。佛如優曇難值遇。見者聞道出生死。嗟爾何爲獨如此。業果已定磨不去。佛滅到今千萬祀。只在江湖挽船處。

示諸子一首

老去惟堪一味閑。坐令諸子了生緣。般柴運水皆行道。挾策讀書那廢田。兄弟躬耕真盡力。鄉鄰不慣枉稱賢。裕人約己吾家世。到此相承累百年。范五德補近謂遲聞君家兄弟善治田蓋取其不盡科爾

戊子正月一首

百歲行來已弋分。筋骸轉覺不如人。法傳心地初投種。雨過花開不待春。識路一時如有得。到家諸事本非新。舊陳芻狗今無用。付與時人藉兩輪。

癸丑歲予爲興德軍掌書記。是歲大旱。除日。府中饋畫鍾馗行雪中狀甚怪。後三十六年。檢篋中舊畫得之。戲作此篇。

濟南書記今白須。歲節鍾馗舊錄襦。舉手托天欣見雪。破鞞蹈凍可憐渠。滔滔時輩今黃壤。六六年華屬老夫。兒女未容翁便去。銀瓶隔夜浸屠酥。

七十吟一首

年來霜雪上人頭。我爾相將七十秋。欲去天公未遣去。久留敝宅恐難留。六窗漸暗猶牽物。一點微明更著油。近聽老盧親下種。滿田宿草費鉏耰。

久旱府中取虎頭骨投邢山潭水得雨戲作一首

邢山潭中黑色龍。經年懶臥泥沙中。嵩陽山中白額虎。何年一箭肉爲土。龍雖生。虎雖死。天然猛氣略相似。生不益人死何負。虎頭枯骨金石堅。投眼潭中潭水旋。龍知虎猛心已愧。虎知龍懶自增氣。山前一戰風雨交。父老曉起看麥苗。君不見岐山死諸葛。能真奔走生仲達。

生日一首

扶杖今年見國人。懸弧早歲憶茲晨。佛身三世歸依地。隣寺百僧清淨因。籬子知非慙已晚。白公起定惜餘春。舞雩一溜平湖水。鄉黨驚呼白髮新。是日南堂供三世佛。西寺齋僧百人。

將拆舊屋權住西廊一首

平生未有三間屋。今歲初成百步廊。欲趁閑年就新宅。不辭暑月臥斜陽。脩篁已謝前人種。甘井何妨衆

口嘗奔走從來成底事。安居到處漫爲鄉。

種花二首

築室力已盡。種花功尙疎。山丹得春雨。豔色照庭除。末品何曾數。羣芳自不如。今秋接千葉。試取洛人餘。

又

築室少閑地。種花能幾畦。松筠舊滿眼。桃李漸成蹊。無計通湖水。長思種藕泥。幽懷終不愜。拄杖出城西。

同遲賦千葉牡丹一首

未換中庭三尺土。漫種數叢千葉花。園工言近家糞土多蟲故不宜。花須換黃土三尺。花乃茂云。造物不違遺老意。一枝頗似洛人家。

名園不放尋芳客。陋巷希聞載酒車。未忍畫瓶脩佛供。清樽酌盡試山茶。

同遲春賦晚一首

池塘春早欲生塵。一雨能令草木新。脾病不嫌櫻笋薄。廩空偏喜麥禾勻。白須照水湖光淨。綠酒留人鳥啣頻。但恐少年嫌老醜。眼前無復一時人。

春無雷一首

經冬無雪麥不死。秋雨過多深入土。人言來歲定無麥。農父掉頭笑不許。清明雨足麥欣欣。旋敕奴婢修破困。大麥過期當半熟。小麥未晚猶十分。東家西舍發陳積。十錢一甿猶難得。向來天公不爲人。市人半是溝中瘠。前望麥熟一月期。老稚相勸聊忍飢。誰令伏枕作寒熱。囊中無錢誰肯醫。天公愛人何所吝。一春雨作雷不震。雷聲一起百妖除。病人起舞不須扶。

聞卞氏舊有怪石藏宅中。問其遺孫指一廢井云。盡在是矣。井在室中。床下尙未能取。先作一首。昔人遊宦久江湖。怪石嵌空駭里閭。一井深藏緣底事。百年不出待潛夫。弃指泥土性仍在。脾睨林亭氣漸蘇。微物廢興猶有定。此生窮達謾長吁。

仲夏始雷一首

陽氣溟濛九地來。經春涉夏始聞雷。麥禾此去或可望。桃李向來誰使開。號令連遭人共怪。陽陰顛倒物猶猜。一聲震蕩雖驚耳。遍地妖氛未易回。

八瓿一首

秦人一瓿十五城。百二十城當八瓿。元日臨軒組綬新。君臣相顧無窮喜。九鼎崢嶸夏禹餘。九瓿錯落古所無。古人鄙陋今人笑。父老不慣空驚呼。

讀舊詩一首

早歲吟哦已有詩。年來七十未全衰。開編一笑恍如夢。閉目徐思定是誰。敵手一時無復在。賞音他已更難期。老人不用多言語。一點空明萬法師。

五月園夫獻紅菊二絕句

黃花九月傲清霜。百草滿園無此香。紅紫無端盜名字。試尋本草細商量。南陽白菊有奇功。潭上居人多老翁。葉似皤蒿莖似棘。未宜放入酒杯中。

夏至後得雨一首

天惟不窮人。旱甚雨輒至。麥乾春澤匝。禾槁夏雷墜。一年失二雨。廩實真不繼。我窮本人窮。得飽天所界。奪祿十五年。有田穎川涘。躬耕力不足。分穫中自愧。餘功治室廬。棄積窳狗處。久養無用身。未識彼天意。

遲往泉店殺麥一首

罷民不耕穫。豈利有攸往。古人爲我言。許此亦無妄。一冬免鉏犁。二麥盈壅盎。火老金尙伏。雨過築場壤。隣家助伯亞。蒼耳割榛莽。朝暘得終日。經歲可無恙。老夫終病慵。長子幸可仗。劬勞慎勿厭。麩餌家共享。秋田雨初足。已作豐熟想。歸來報好音。相對開臆釀。

夏夜對月一首

大火直南方。萬物委爐炭。微雲吐涼月。中夜初一浣。老人氣如縷。枕簟亦流汗。披衣遶中庭。星斗矐相粲。鳴蜩思清露。抱葉一長歎。栖鷓亦未安。遶樹再三轉。我生仰田食。俟雨占雲漢。枵然未可期。無食終誰怨。囊帷竟不寐。夜氣淨如練。愛之不忍觸。惟恐朝來散。

千葉白道蓮花一首

蓮花生淤泥。淨色比天女。臨池見千葉。謫墮問何故。空明世無匹。銀瓶送佛所。清泉養芳潔。爲我三日住。蕩然落寶牀。應返樊天去。

追和張公安道贈別絕句一首并引

予年十八。與兄子瞻東遊京師。是時張公安道守成都。一見以國士相許。自爾遂結忘年之契。公晚事裕陵。君臣之義。初不淺也。既而與用事者異議。拂衣而出。初守宛丘。次守南都。予亦以議論不合。連從

公遊元豐初。子瞻以詩獲罪。竄居黃州。予謫監筠州酒稅。公淒然不樂。酌酒相命。手寫一詩爲別曰。可憐萍梗飄浮客。自歎匏瓜老病身。從此空齋掛塵榻。不知重掃待何人。後七年。蒙恩召還。復見公南都。自是又八年。而有升沉之歎。時公薨已數年矣。及自龍川還潁川。姪過。出子瞻遺墨。中有公所贈章。覽之。泣下不能止。乃追和之。

少年便識成都尹。中歲仍爲幕下賓。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人。

樂城第二集卷第二

詩七十首

遺老齋絕句十二首

杜門本畏人。門開自無客。孤坐忽三年。心空無一物。

又

衆音入我耳。諸色過吾目。聞見長歷然。靈源不受觸。

又

茲心淨無垢。尙愛南齋竹。當暑得清風。冷然若新沐。

又

老檜真百尺。疎竹疑千畝。紛紛霰雪中。見此歲寒友。

又

栽竹種松檜。十年未成陰。昔人定知我。爲我養南林。

又

久無叩門聲。剝啄問何故。田中有人至。昨夜盈尺雨。

又

我居近西城。城枕湖一曲。不到平湖上。何物禁吾足。

又

北臨鳳凰臺。鳳去臺亦圯。萋萋脩竹林。喑喑何日至。

又

昔我過嵩麓。雲移見諸峯。重遊未有日。想像墮羶中。

又

避事已謝客。養性不看書。晝中多感遇。掩卷輒長吁。

又

人言里中舊。獨有陳太丘。文若命世人。惜哉憂人憂。

又

巢田老箕山。遁世聊可耳。臨流愧堯舜。又甚陳仲子。

移花一首

八月十日

種花南堂南。堂毀花亦瘁。理畦西軒西。花好未忍棄。慙慙拔陳草。秋雨流入地。移根傳生土。指日春風至。花來木陳洛。盈尺不爲異。方求千葉枝。更與一溉水。人功誠已盡。天巧行可致。我老百不爲。愛此養花智。

服粟一首

容忙客來爲說晨興晚。二嚙徐收白玉漿。

白菊一首

白菊長先黃菊開。年年九日泛新醅。猶存古曆標范候。不奈時人信手栽。得勢從教盈九畹。俛眉聊復引三盃。愈風明目須真物。能使神農爲爾回。

九日家釀未熟一首

平生不喜飲。九日猶一酌。今年失家釀。節到真寂寞。床頭瀉餘樽。畦菊吐微萼。洗盞對妻孥。肴蔬隨厚薄。興來欲徑醉。量盡還自卻。傍人歎身健。省已知脾弱。尙有姑射人。自守常綽約。養生要慈儉。已老慚嬰鑠。燕居漸忘我。杜門奚不樂。風麴日已乾。濁醪可徐作。

南齋獨坐一首

獨坐南齋久。忘家似出家。香燈穠作穗。茶面結成花。細竹纒通徑。長松初有槎。往還真斷絕。一一數歸鴉。

西成一首

野老端相慶。西成僅十分。寒來多釀酒。客過預留饋。近事姑求飽。遠憂要浪聞。一壺真有理。終日得醺醺。

藏菜一首

爨清葵芥充朝饈。歲晚風霜斷菜根。百日園枯未易過。一家口衆復何言。多排饗盎先憂盡。旋設盤盂未覺煩。早晚春風到南圃。侵凌雪色有新萱。

示諸子一首

諸子才不惡。功名舊有言。窮愁念父母。心力盡田園。志在要須命。身閑且養源。遊魚脫淵水。何處有飛翻。

示諸孫一首

少年真力學。玄月閉書帷。老去渾無賴。心空自不知。交遊誰識面。文字略存詩。笑向諸孫說。疎慵非汝師。

十一月十一日作一首

晝短圖書看不了。夜長鼓角睡難堪。老懷騷屑誰爲伴。心地空虛成妄談。酒少不妨隣叟共。病多賴有衲僧諳。覺師識病善用藥積陰深厚陽初復。一點靈光勤自參。

冬至日一首

陰陽升降自相催。齒髮誰教老不回。猶有髮珠常照物。坐看心火冷成灰。酥煎隴坂經年在。柑橘吳江半月來。官冷無因得官酒。老妻微笑潑新醅。

除日一首

年年最後飲屠酥。不覺年來七十餘。十二春秋新罷講。五千道德適親書。木經霜雪根無蠹。船出風波載本虛。自怪多年客箕穎。每因吾黨賦歸歎。

臘中三雪一首

一臘不空度。三雪自相因。暗添池上凌。稍壓麥中塵。餘潤想猶在。苦寒將及春。慙慙欲盡酒。扶養病衰人。

伐雙穀一首

十二月十七日作

植根雖云固。伐去曾須臾。我塗雖不寬。出入自有餘。開門聽還往。并納賢與愚。荒穢一朝盡。來者皆虛徐。上元夜。适勸至西禪觀燈一首。

三年不踏門前路。今夜仍看屋裏燈。照佛有餘長自照。澄心無法便成澄。追歡狂客去忘返。入定孤僧喚不應。更到西禪何所問。隔牆魚鼓正登登。

程八信孺表弟剖符單父相過潁川歸鄉待闕作長句贈別一首

我生猶及見大門。弟兄中外十七人。兩家門戶甲鄉黨。正如潁川數孫陳。嚙嚙鳴鴈略雲漢。風吹散落天一垠。歸來勉強整毛羽。飲水啄粒傷離羣。東西隔絕不敢恨。死生相失長悲辛。蕭蕭華髮對妻子。往往老淚流衣巾。仲叔已盡季亦老。雙星孤月耿獨存。老夫閉門不復出。喜君三度乘朱輪。今春剖符地尤勝。不齊自古留芳塵。回車訪我念衰老。挽衣把臂才逡巡。君行到官我未死。杖藜便是不速賓。一尊酌我當有問。此國豈有賢於君。兄弟中惟僕與程八程九在耳。

種松一首

城郭人家歲寒木。檜柏森森映華屋。青松介僻不入城。野性特嫌塵土辱。中庭冉冉盈尺苗。條榦雖短風霜足。培根不用糞壤厚。插竹預防雞犬觸。他年期汝三丈高。獨立仙翁毛髮綠。老人自分不及見。子孫見汝知遺直。

二月望日雪二絕

玄冥當雪惱中春。損麥傷花病老人。已典布裘指衲襪。朝來酒盡乞比鄰。

老翁衰病不憂花。百口唯須麥養家。聞道田中猶要雪。兼收凝白試山茶。

遜自淮康酒官歸觀逾旬而歸二絕句

官期未滿許寧親。平日宦遊無此恩。雨遍公田及私畝。學書兼得問筠孫。
乘田委吏責無多。舊學年來竟若何。開卷新詩可人意。到官無復廢吟哦。

去年秋扇二絕句

篋中秋扇委塵埃。春晚炎風拂面來。舊物不辭爲世用。故人相見莫心猜。
扇中秦女舊乘鸞。拂去浮塵色尙鮮。未盡炎風早歸去。不堪秋後乞哀憐。

讀舊詩一首

老人詩思如枯泉。輾轡不下蟬盎乾。舊詩展卷驚三年。粲然佳句疑昔賢。老來百事不如前。藜藿稻飯嗟
獨便。飽食餘暇晷日眠。安用琢句愁心肝。

堂成不施丹牖唯紙窗水屏蕭然如野人之居偶作一首

高棟虛窗五月涼。客來掃地旋焚香。白雲低繞明月觀。漲海東流清暑堂。病久渴心思沆瀣。夢回餘念屬
瀟湘。老人夫婦修行久。此處從今是道場。

南齋竹三絕

幽居一室少塵緣。妻子相看意自閑。行到南窗脩竹下。恍然如見舊溪山。
舊山脩竹半塵埃。誰種南林待我來。新筍出牆秋雨足。閉門長與護蒼苔。

里中佳客舊孫陳。我自疎慵不見人。目倦細書長掩卷。心遊法界四無鄰。

中秋新堂看月戲作一首

年年看月茅簷下。今歲堂成月正圓。自笑吾人強分別。不應此月倍嬋娟。虛窗每怯高風度。碧瓦頻驚急雨懸。七十老翁渾未慣。安居始覺貴公賢。

聞都下諸家新建甲第壯麗頃所未有

午寢一首

食飽年來幸有秋。倒床清夢百無憂。忍飢終愧首陽客。睡足何須雲夢州。冰酒黃封生不喜。春牙紫筍向誰求。平生尙有書魔在。一卷還堪作枕頭。

九日陰雨不止病中把酒示諸子三首

旱久翻成霧雨災。老人腹疾強啣杯。官醅菘豆適初熟。籬菊黃花終未開。兒女共憐佳節過。雞豚恐有故人來。衰年此會真餘幾。薄酒無多不用推。

九日不能飲。叻叻覺胃寒。妻孥勸把盞。莢菊正堆槃。懶極久成病。年高終鮮歡。道人嫌服藥。心息自相安。

又

庭菊兼黃白。村醪雜聖賢。微吟還自喜。不飲信徒然。陶亮貧非病。孟嘉醒亦顛。相看莫相笑。與爾各當年。

落葉滿長安分題一首

有客倦長安。秋風正颯然。九衢飛亂葉。八水凝寒煙。搖落南山見。淒涼陋巷偏。名園失綠暗。清渭泛紅鮮。衣信催煩杵。狼烽報極邊。長江苦吟處。日暮想橫鞭。

臘月九日雪三絕句

天公留雪待嘉平。飛霞來時曉未明。病士擁衾催煖酒。閉門不聽掃瑤瓊。
去年家釀不須沽。秫米今年絕市無。雪沒前山薇蕨盡。誰憐無語獨攜鉏。
臘中得雪春宜麥。舊裏無精寒惱人。未暇樽壘伴佳客。先將麩餌許比鄰。

己丑除日二首

閱遍時人身亦老。卷殘舊曆意茫然。髭鬚白盡無添處。甲子重來又十年。酒儉不容時一醉。堂成且喜夜安眠。春秋似是平生事。屋壁深藏付後賢。

橘紅安穩近誰傳。予舊有腹疾。或教服橘皮煎丸。經月良愈。鬢雪蕭騷久已然。梅柳任教脩故事。蠶絲聊與祝新年。鄉人以賜梅枝柳葉。又以肉雜物爲羹。名之曰蠶絲。敲門賀客辭多病。守歲諸孫聽不眠。粗有官醅供夜飲。一瓶渾濁且稱賢。

同外孫文九新春五絕句

佳人旋貼釵頭勝。園父初挑雪底芹。欲得春來怕春晚。春來會似出山雲。
簪中臘腳長憂凍。戶外春風那得知。酒熟定應花木動。舉瓢先對柳千絲。
菊葉蒼牙初出土。凍盞冷麪欲宜人。老人脾病難隨汝。洗釜磨刀待晚春。
築室恨除千本竹。及春先補百株花。隔年預與園夫約。春雨晴時問汝家。
雪覆西山三頃麥。一犁春雨祝天工。麥秋幸與人同飽。昔日黃門今老農。

上元前雪三絕句

臘中平地雪盈尺。嵩隗山田麥尙乾。不管上元燈火夜。飛花處處作春寒。
閉門不問門前事。燈火熏天自不知。聞道朝來雪又下。老人今歲未應飢。
天公似管人間事。近事傳聞半是非。但使麥田饒雨雪。飢人得飽未相違。

上元雪一首

上元燈火家家辦。遍地瓊瑤夜夜深。衲被蒙頭真老病。紗籠照佛本無心。
牀頭酒罄恰三斗。山下麥田真
百金。乞我終年醉且飽。端能擁鼻作微吟。

春陰一首

春後誰令百日陰。雨淫風橫兩相侵。天公未有惜花意。野老空存念麥心。
共怪叢筍亦黃落。終憐老檜獨
蕭森。過中不克陽安在。夏旱前知未易禁。是春所在竹林皆黃落頃所未見

庭中種花一首

空庭一無有。初種六株花。青桐綠楊柳。相映成田家。春雨散膏油。朝暾發萌芽。
造物知我心。初來盡枯槎。開花已可貴。結子誠益佳。百事盡如此。一生復何嗟。
我生本窮陋。中年旅朝衙。失腳墮南海。生還夢荒遐。築室雖不多。於我則已奢。
松筠伴衰老。已矣無復加。

曾郎元矩見過踰月聽其言久而不厭追感平昔爲賦詩一首

胃子相從得佳婿。遇初於太學識元矩因有姻讖掖垣同直喜良朋。交情不意隔生死。世事休論有廢興。
宿草芊緜淚入土。故琴牢落恨填膺。遠來似覺清談勝。試問傳家今幾燈。

閉門一首

閉門穎昌市。不識穎昌人。身閑未易過。閑久生暗塵。我念作閑計。欲與黃卷親。少年病書史。未老目先昏。掩卷默無言。閉目中自存。心光定中發。廓然四無鄰。不知心已空。不見外物紛。瞿曇昔嘗去。咄哉不肯信。一見勿復失。愈久當愈真。

林笏復生一首

春寒侵竹竹憔悴。父老皆云未嘗記。偶然雷雨一尺深。知爲南園衆君子。從地湧出長如人。一一便有凌雲氣。吾家老圃倦栽接。但以歲寒相嫵媚。一朝紛紛看黃落。樛阮相過無醉地。陰陽往復知有數。已病還瘳非卽死。呼童徑語隣舍翁。種竹未改當年意。姚黃魏紫終誤人。千葉重臺定何事。

雪柏一首

柏根可合抱。柏身長百尺。我年類汝老。我心同汝直。我貧初無居。愛汝買此宅。索居懷舊友。開軒得三益。風中有餘勁。老後不改色。我貧不栽花。逸屋多種竹。全家謬聞道。舉目無他物。晨興輒相對。知我有慚德。

蠶麥一首

春寒風雨淫。蠶麥止半熟。耕桑未嘗親。有獲敢求足。隣田老翁嫗。囊空庾無粟。機張久乏緯。食晏惟薄粥。熟耕種未下。屢禱雲不族。私憂止寒餓。王事念鞭扑。爲農良未易。爲吏畏簡牘。閉門差似可。忍飢有餘福。

喜雨一首

早寒老病隨人幸一飽爐香無語只長歎

題東坡遺墨卷後一首

少年喜爲文兄弟俱有名世人不安言知我不如兄。簞章散人間墮地皆瓊英。凜然自一家豈與餘人爭。多難晚流落歸來分死生晨光迫殘月回顧失長庚。屏卷得遺草流涕溼冠纓。斯文久衰弊涇流自爲清。科斗藏壁中見者空嘆驚廢興自有時詩書付西京。

洗竹一首

寒甚南軒竹半黃晚抽早筍雜榛荒不嫌毒手千竿盡稍放清風八月涼。短簞只堪除糞壤新萌會看伏牛羊。扶持造化須人力早聽人言布麥糠。

寄張芸叟一首并引

張芸叟侍郎編樂府詩相示繼以書問手戰之故懇懇有見憐衰病意作小詩謝之。老矣張芸叟親編樂府詞才高君未覺手戰我先衰。點黼舊無對吟哦今與誰。十年酬唱絕歡喜得新詩。

欒城第二集卷第三

詩七十首

兩中秋絕句二首并引

昔予謫居龍川。己卯歲閏九月重九。南方初有涼氣。予置酒招同巷黃氏老與之對酌。作四絕句。其卒章曰。尉他城下兩重陽。白酒黃雞意自長。卯飲下牀虛已散。老年不似少年忙。明年蒙恩北歸。寓居潁川。庚寅歲閏八月。遇兩中秋。賦兩絕句。以繼前作。俛仰十有二年。時正苦腹疾。秋思索然。老病日加。亦理勢然矣。

潁川城下兩中秋。金氣初凝火尙流。脾病家人不教飲。官廚好酒亦難求。兩逢重九尉他城。蛭叟相從倒酒瓶。卜二年來均寂寞。此心南北兩冥冥。

贈德仲一首

我昔見子京邑時。鬚髮如漆無一絲。今年相見潁昌市。霜雪滿面知爲誰。故人分散隔生死。子然惟以影自隨。憐子肝心如鐵石。昔所謂可今不移。世間取舍竟誰是。惟有古佛終難欺。嗟哉我自不知子。意子清淨持律師。忽然微笑不言語。袖中錦繡開新詩。可憐相識二十載。終日對面初不知。蚌含明珠不肯吐。暗行沙底藏光輝。蚌爲身計良可耳。旁人不悟寧非嗤。

閏八月二十五日菊有黃花園中粲然奪目九日不憂無菊而憂無酒戲作一首

年年九日憂無菊。今歲牀空未有糟。世事何嘗似人意。天公端解惱吾曹。金龜解去瓶應滿。玉液傾殘氣尚豪。門外白衣還到否。今時好事恐難遭。

九日三首

瓢尊空挂壁。九日若爲歡。白髮逃無計。黃花開已闌。酒慳慚對客。風起任飄冠。賴有陶翁伴。貧居得自寬。

又

解衣換村酒。酒薄不須嫌。節到勿空過。盃行且強拈。得閑身尚健。適意事難兼。醉臥南窗日。誰知酸與甜。

又

幼子淮西客。雙壺思老人。遠來經顛淡。細酌喜清醇。飲罷遙憐汝。歸來早及春。南齋昔未有。餘使舊時貧。

戲題三絕

懊惱嘉榮白髮年。逢人依舊唱陽關。渭城朝雨今誰聽。研鼓跳跟一破顏。
謝傅淒涼已老年。胡琴羌笛怨遺賢。使君於此雖不俗。挽斷髭鬚誰見憐。
遍地花鈿歡百年。蒼顏白髮意凄然。回頭笑指此郎子。破賊將來知有天。

木冰一首

老病不眠知夜寒。晨興薄冰滿庭前。枯榆老柳變精妍。細梢如苗竈如椽。風敲碎玉落紛然。冰裏擗葉誰雕鐫。鄰家父老呼東垣。欲沽官酒囊無錢。我亦強起試一觀。樹稼不見今十年。

少年讀書目力耗。老怯燈光睡常早。一陽未復夜正長。城上鼓聲寒考考。老僧勸我習禪定。跏趺正坐推不倒。一心無著徐自靜。六塵消盡何曾掃。湛然已似須陁洎。久爾不負瞿曇老。回看塵勞但微笑。欲度羣迷先自了。平生誤與道士遊。妄意交梨求火棗。知有毗廬一逕通。信腳直前無別巧。

老史一首

口食陽翟粟。身衣陽穀絲。二物不相卽。飽暖常不時。老史知我窮。一歲一奔馳。方暑勸脂車。苦寒伺來歸。嗟我垂老年。未免憂寒飢。老史甚忠信。但恨性重遲。事我三十年。閔閔不相離。我門了無求。辛苦終不辭。平生金石交。至此或已攜。老史未易得。試復養其兒。

臘雪次遲韻一首

冬儲久未辦。佳雪爲人留。豈入高廩。薪蒸轉千軸。紛紛了歲事。閔閔念農疇。家有二頃田。一頃種來牟。風聲夜中變。飛霰曉來休。粗畢今歲寒。復免來歲憂。天公知人心。未禱得所求。傾瓢有遺酌。起和田中謳。

小雪一首

小雪僅能消膈熱。苦寒偏解惱衰翁。年豐誰使百物貴。心淨要令萬事空。老去禪功深自覺。生來滯運與人同。閑中未斷生靈念。清夜焚香處處通。

土牛一首

大地非不仁。萬物自芻狗。土牛適成象。逡巡見屠剖。田家挽雙角。歸理纒絲釜。生無負重力。死作初耕候。碎身初不辭。及物稍無負。君看劉表牛。豈脫曹公手。

除夜二首

年年賦除夜。一賦二衰殘。家有三斗釀。春餘半月寒。雞豚不改舊。隣里自相歡。元日應無客。蕭然不著冠。

又

七十三年客。相從尙幾年。西方他日事。東魯一經傳。漸解平生縛。初安半夜禪。紛紛爭奪際。何意此心全。

遺老齋南一柏。雙榦昔歲坐堂上。僅可見也。今出屋已尺餘。偶賦一首。

正月十六日一首

上元已過欲收燈。城郭遊人一倍增。陌上紅塵霏似霧。雲間明月冷如冰。誰言世上驅馳客。老作庵中寂定僧。漏水半消燈火冷。長空無滓色澄澄。

七十二歲作一首

一生有志恨無才。久爾蕭蕭白髮催。力學當年貞自信。初心到此未應回。舊人化去渾無幾。新障重生撥不開。七十三年還住否。獲麟後事轉難裁。

春旱彌月。郡人取水。邢山二月五日。水入城而雨。一首

春旱時聞孽火然。邢山龍老不安眠。麥生三寸未覆壠。雨過一犁初及泉。深愧貧民飢欲死。可憐肉食坐稱賢。南齋遺老知尤幸。湯餅黃齏又一年。

昔我遷龍川。不見平生人。傾囊買破屋。風雨庇病身。頽然一道士。野鶴墮雞羣。飛鳴閭巷中。稍與季子親。刺口問生事。褰裳觀運斤。俛仰忽三年。愈久意愈貞。送我出重嶺。長揖清江濱。方營玉皇宮。棟宇期一新。成功十年後。脫身走中原。見公心自足。徒步非我勤。我歸客箕顛。晝日長掩關。僕夫忽告我。門有萬里賓。問其所從來。笑指南天雲。心知故人到。驚喜不食言。我老益不堪。惟有二頃田。年年種麥禾。僅能免饑寒。君來亦何爲。助我耕且耘。嗟古或有是。今世非所聞。

重贈一首

出家無復家。視身等雲浮。東西隨風行。忽然遍九州。君居龍川城。築室星一周。屋瓦如翬飛。象設具冕旒。弟子五六人。門徒散林丘。本爲百年計。自可一世留。胡爲不復顧。脫去如弊裘。萬里一籐杖。來從故人遊。故人病老翁。輕重恐未酬。疑君了心法。萬物皆浮漚。去彼非有嫌。來此亦無求。是心摩尼珠。不受篋筥收。故人感君意。一言還信不。遠行不爲此。浪走非良謀。

食櫻筍二首

一早經春草木焦。朱櫻結子獨盈條。槃中宛轉明珠滑。舌上逡巡絳雪消。仰囁佳人露猶溼。偷銜啼鳥語尤嬌。南方荔子爭先後。羞見炎風六月燒。

林竹抽萌不忍挑。誰家盈束伴晨樵。籜龍似欲號無罪。食客安知惜後凋。不願鹽梅調鼎味。姑從律呂應簫韶。林間老死雖無用。一試冬深雪到腰。

西軒畫枯木怪石一首

西軒素屏開白雲。娑婆老桂依霜輪。顧免出走蟪蛄奔。河漢卷海機石罇。牽牛自載倚桂根。清風颯然吹四鄰。東坡妙思傳子孫。作詩髣髴追前人。筆墨墮地稱奇珍。閉藏不聽落泥塵。老人讀書眼病昏。一看落筆生精神。

悟老住慧林一首

能公住嶺南。正觀呼不起。忠公客中禁。朝恩不爲累。道人無淨穢。所遇忘嗔喜。悟公清淨人。心厭紛華地。慧林虛法席。去有遲遲意。投身淤泥中。佛法何處是。引身山林間。過患差無幾。力小難自欺。心安似無愧。悟世常失人。違心輒喪己。徐行勿與較。乘流得坎止。君看淨因措。志以直自遂。殺身竟何益。犯難豈爲智。去住本由天。毋求亦無避。相期明日哲。大雅亦如此。

蠶麥一首

春旱麥半熟。蠶收僅十分。不憂無餅餌。已幸有襦裙。造化真憐汝。耕桑不謾勤。經過話關陝。貧病不堪聞。

北堂一首

吾廬雖不華。粗有南北堂。通廓開十窗。爽氣來四方。風長日氣遠。六月有餘涼。兒女避不居。留此奉爺娘。爺娘髮如絲。不耐寒暑傷。單衣焦葛輕。軟飯菘芥香。無客恣臥起。有客羅壺觴。今年得風痺。摩膏沃椒湯。念終捨此去。故山松柏蒼。此地亦何爲。歲時但烝嘗。

秋稼一首

與猶怒噴。我願人心似天意。愛惜老弱憐孤貧。古來堯舜知有否。詩書到此皆空文。

七夕一首

火流知節換。秋到喜身安。林鵲真安往。河橋晚未完。得閑心不厭。求巧老應難。送酒誰知我。瓢樽昨暮乾。

食雞頭一首

風開芡嘴鐵爲鬚。斧斫沙磨旋付廚。細嚼兼收上池水。徐嚙還成滄海珠。佳客滿堂須一斗。閑居賴我近平湖。多年不到會靈沼。氣味宛然初不殊。

秋雨一首

禾田已熟畏愁霖。積潦欲乾泥尚深。一雨一涼秋向晚。似安似病老相侵。人間有盡皆歸物。世外無生賴有心。要覓塵埃不到處。一燈相照夜惺惺。

補種牡丹二絕

野草凡花著地生。洛陽千葉種難成。姚黃性似天人潔。糞壤埋根氣不平。換土移根花清性。猶嫌入伏午陰煩。清泉翠幄非難辦。絕色濃香別眼看。

曹郎子文赴山陽令一首

囊空口衆不堪閑。卻喜平生得細論。鶴髮進封償舊德。彩衣聽訟勉平反。楚風剽疾觀新政。浙水蕭條詠舊恩。記取老人臨別語。茶瓢霜後早相存。

辛卯九日三首

九日貞佳節。年年長賦詩。深慙鶴髮老。每與菊花期。帽落無人拾。酒狂聊自持。豐年餘社饗。天意念衰羸。

又

我飲不爲酒。黃花競此時。茱萸謾辟惡。麴蘖助和脾。淺酌何勞訴。獨醒徒爾爲。來年我猶健。相對亦如斯。

又

河朔今將到。山陽近欲行。老懷驚聚散。一酌慰平生。陋巷連牆久。長淮照眼明。到官紛訟牘。應憶此時情。

遲歸自河朔節前當至曹
耶將赴山陽節後當行也

早睡一首

老人如嬰兒。起晏睡常早。麤氈薄絮被。孤枕自媚好。倒床作龜息。逡巡輒復覺。隔門燈火明。髣髴聞語笑。杯棬相勸酬。往往見議論。披衣坐跣趺。衰老當自了。室空窗亦虛。半夜明月到。老盧下種法。從古無此妙。根生花輒開。得者自不少。要須海底行。更問藥山老。

聽前柏一首

稱柏如嬰兒。冉冉再尺長。移根出澗石。植榦對華堂。重露恣膏沐。清風時抑揚。我老不耐寒。憐汝堪風霜。朝夕望爾長。尺寸常度量。知非老人伴。可入諸孫行。想見十年後。簷前蔚蒼蒼。人來顧汝笑。誦我此詩章。

十二月二十九日雪四首

一雙自笑有無今粗足。遙憐逐客過重江。時逐客者。過湖嶺者。

龕燈照室久妨睡。雪氣侵人不隔窗。枕上詩成那起草。槽頭酒滴暗鳴缸。遠來狂客應回去。高臥幽人未有雙。猶憶新灘泊船處。堆篷積玉撼長江。

幽居漫爾存三徑。燕坐何妨應六窗。老憶舊書時展卷。病封藥酒旋開缸。小園搖落黃花盡。古檜飛鳴白鶴雙。珍重老盧留種子。養生不復問君王。

鷓子一飛超漲海。蜂兒終日透晴窗。心空莫著書千卷。客到長留酒半缸。性命早知元有分。文章誰言舊無雙。何年結束尋歸路。還看墓頭下飲江。

冬日卽事一首

寒日初加一線長。臘醅添浸隔羅光。新年只願多新酒。舊疾微令變舊方。自昔杯棬元窄小。得閑筋力尙康強。買田種秫貧無計。自有人家爲插秧。近來腹疾頗退。足疾尙餘一二。醫婁生言舊所用藥須少增損。

畫學董生畫水山屏風一首

承平百事足。鴻都無不有。策牘試篆隸。丹青寫飛走。紛然四方集。狐兔萃林藪。何人知無益。長嘯呼鷹狗。奔逃走城邑。驚顧念餬口。素屏開白雲。稱我茅簷陋。濡毫願揮洒。峯巒映巖竇。巨石連地軸。飛布瀉天漏。縈山一徑通。過水微橋構。出家煙火然。遠寺晨鍾叩。僧徒何方來。行速午齋後。有客呼渡船。隔水惟病叟。哢然發一笑。此處定貞否。人生初偶然。與此誰夭壽。厄窮妄自憐。一醉輒日富。客至一茫然。邀我酌斗酒。

冬至日作一首

羲和飛轡留不住。小兒逢節喜欲舞。人言老翁似小兒。烝豚釀酒多爲具。潁川本自非吾鄉。鄰里十年成舊故。誰令閉戶謝往還。壽酒獨向兒孫舉。飲罷跣趺閉雙目。寂然自有安心處。心安自謂無老少。不知鬢髮已如素。似聞錢重薪炭輕。今年九九不難數。

冬至雪一首

一氣潛萌九地中。雪花微落四無風。初陽便有回天力。宿瘴徐看卷地空。家釀再投猶恨薄。官酤多取定無功。時人淺陋終無益。徑就天公借一豐。

佳節蕭條陋巷中。雪穿窗戶有顏風。出迎過客知非病。歸對先師喜屢空。黍醞盈瓢終寡味。石薪供竈信奇功。頗嫌半夜欺毛褐。卻喜年來麥定豐。

讀樂天集戲作五絕

樂天夢得老相從。洛下詩流得二雄。自笑索居朋友絕。偶然得句與誰同。
樂天得法老凝師。後院猶存楊柳枝。春盡絮飛餘一念。我今無累百無思。
樂天投老刺杭蘇。溪石胎禽載舳舻。我昔不爲二千石。四方異物固應無。
樂天引洛注池塘。畫舫飛橋映綠楊。溟水隔城來不得。不辭策杖看湖光。
樂天私竹自成園。我亦牆陰數百竿。不共伊家鬪多少。也能不畏雪霜寒。

記病一首

徐悟藥過量。醫初固云然。舊病則已除。奈此新病纏。醫言無甚憂。前藥姑捨旃。藥毒久自消。貞氣從此完。鄙夫不信醫。私智每自賢。咄哉已往咎。終身此韋弦。

除日二首

屠酥最後不辭飲。七十四人今自希。筋力明年應更減。誠心憂世久知非。脾寒服藥近方驗。風痺經冬勢漸微。得罪明時歸已晚。此生此病任人譏。

七十四年明日是。三千里外未歸人。酒籌泉湧如迎節。詩句雲生喜見春。賀客不來知我病。鄰家竊語笑吾貞。時人莫作樂天看。燕坐端能畢此身。

樂天居洛陽日。正與予年相若。非齋居道場。輒搥酒尋花。遊賞泉石。略無暇日。予性拙且懶。杜門養病。已僅十年。樂天未必能

也。附

上元一首

上元車馬正喧喧。老病無聊長掩門。不著繁燈眩雙目。獨邀明月上前軒。跣趺默坐聞三鼓。寂寞誰來共一樽。已覺城中塵土臭。急將清雨洗乾坤。

壬辰生日兒姪諸孫有詩所言皆過記胸中所懷亦自作一首

生日今朝是。忽忽又一年。讀書貞已矣。閉目但茫然。下種言非妄。開花果定圓。驅羊舊有法。視後直須鞭。

白鬚一首

少年不辦求良藥。老病無疑生白髮。下種已遲空悵望。無心猶幸省工夫。虛明對面誰知我。寵辱當前莫

問渠自頃閉門今十載。此生畢竟得如愚。

林筍一首

竹林遭凍曾枯死。春筍連年再發生。天與歲寒終倔強。澤分淇奧轉敷榮。狂鞭已逐草侵徑。疎影長隨月到楹。嵇阮欲來從我飲。開門一笑亦逢迎。

西軒種丹山一首

淮陽千葉花。到此三百里。城中衆名園。栽接比桃李。吾廬適新成。西有數畦地。乘秋種山丹。得雨生可喜。山丹非佳花。老圃有深意。宿根已得土。絕品皆可寄。明年春陽升。盈尺爛如綺。居然盜天功。信矣斯人智。根苗相因依。非貞亦非僞。客來住一笑。勿問所從致。

遊西湖一首

閉門不出十年久。湖上重遊一夢回。行過閭閻爭問訊。忽逢魚鳥亦驚猜。可憐舉目非吾黨。誰與開樽共一杯。歸去無言掩屏臥。古人時向夢中來。

泛溪水一首

早歲南遷恨舳舻。歸來平地憶江湖。半篙春水花千片。八尺輕船酒一壺。徐轉城陽半野闊。稍通竹徑小亭孤。前朝宰相終難得。父老咨嗟今亦無。自潁溝泛舟至曲水園。本文潞公舊物。潞公以遺賈魏公。今爲賈氏園矣。

風痺三作一首

新作南門一首

于公決獄多陰功。自知有子當三公。高作里門車馬通。定國精明有父風。飲酒一石耳目聰。漢家宰相仍侯封。左右中興始且終。我家讀書自我翁。恥言法律羞兵戎。中年出入黃門中。智巧不足稱愚忠。雖云寡過亦無功。不忤不求心粗空。舉世知我惟天工。恃此知不累兒童。作門不痺亦不隆。陋巷正與顏生同。勢家笑唾儻見容。

春旱一首

舊俸存無幾。生齒日益多。蔽廬雖粗完。空廩無麥禾。首種二頃田。奈此春旱何。誰能持隻雞。一酌邢山阿。飢寒誰相念。幸龍未見訶。去年投虎頭。扣門用干戈。邂逅一尺雨。豈復陰陽和。幽明初不隔。誠意豈在多。惻然上天通。矧此一盤渦。雲興雨隨至。父老行且歌。

感秋扇一首

團扇經秋似敗荷。丹青髣髴舊松蘿。一時用舍非吾事。舉世炎涼奈爾何。漢代誰令收汲黯。趙人猶欲用廉頗。心知懷袖非安處。重見秋風愧恨多。

東風吹鼎方然薪。遊魚出沒一世人。隨湯上下猶欣欣。不識河漢清涼津。十年我已不出門。可憐尙寄生。死濱老知下種功力新。開花結子當有辰。寒暑一過聊嘖呻。至此有道非有神。

外孫文九伏中八村噉麥一首

春田不雨憂無麥。入困得半猶足食。伏中一曝不可緩。旱田蒼耳猶難得。人言春旱夏當潦。入伏未保天日好。老農經事言不虛。防風防雨如防盜。外孫讀書舊有功。五言七字傳祖風。旋投詩筆到田舍。知我老來纔且慵。秋田正急車難起。汗滴肩頰愧鄰里。磨聲細轉雪花飛。舉家百口磨牙齒。食前方丈我所無。蒸甗十字或有諸。孫歸何用慰勤苦。烹雞亦有烹胡盧。唐相盧懷慎既老家居。諸公嘗往問疾。公設食待客。食至。乃蒸胡盧耳。諸公皆不飽。公食之殊美。

大雨後詠南軒竹二絕句

苦寒壞我千竿綠。好雨還催衆筍長。痛飲雖無嵇阮客。瓢尊一試午陰涼。

葉開翡翠才通日。節竦琅玕不怕風。稍放西邊深二丈。端如幽谷茂林中。竹西有二丈隙地。筍猶未到。

秋後卽事一首

苦熱真疑不復涼。火流漸見迫西方。清風一夜吹茅屋。竹簟今朝避石床。露溼中庭菊含蕊。水浮西浦稻生芒。秋成得飽家家事。莫笑農夫喜欲狂。

送遲赴登封丞一首

昔我過嵩陽。秋高日重九。晨邀同行客。共舉登高酒。藤屨生胼胝。一覽河山富。封壇土消盡。中夜捫星斗。

下山雙足廢。欲上知難又。回首煙雲中。隱約見巖岫。未老約來遊。何意七十後。吾兒性靜默。丞邑山路口。秋暑山尚煩。冬雪山方瘦。春山利遊觀。安輿卽迎父。

省事一首

早歲讀書無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自許平生初不錯。人言畢竟兩皆空。空中有實何人見。實際心知與佛同。煩惱消除病亦去。閉門便了此生中。

廣福僧智昕西歸一首

先人寄東巖。蕭然四無隣。八尺清冷泉。中有白髮人。娑娑弄明月。松間夜相賓。平生指庚壬。終老投此身。築室潁川市。西望長悲辛。故山比丘僧。鬢足超峨岷。歸塗三十里。秋風入衣巾。北嶮百步外。我夢一室新。速營二間堂。永奉兩足尊。我歸要有時。久遠與子親。悟老非凡僧。瓦礫化金銀。歸去味玄言。見日當自陳。

欒城第二集卷第五

詩賦銘贊共十首

種藥苗二首并引

予閑居潁川家貧不能辦肉每夏秋之交菘芥未成則盤中索然或教予種罌粟決明以補其匱寓潁川諸家多未知此故作種藥苗二詩以告之皆四章章八句

種罌粟

築屋城西中有圖書窗戶之餘松竹扶疎拔棘開畦以毓嘉蔬畦夫告予罌粟可儲罌小如罌粟細如粟與麥皆種與穉皆熟苗堪春菜實比秋穀研作半乳烹爲佛粥老人氣衰飲食無幾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槌石鉢煎以密水便口利喉調養肺胃三年杜門莫適往還四人衲僧相對忘言飲之一杯笑失欣然我來潁川如遊廬山

種決明

閑居九年祿不代耕肉食不足藜藿烝羹多求異蔬以佐晨烹秋種罌粟春種決明決明明目功見本草食其花葉亦去熱惱有能益人矧可以飽三嗅不食笑杜陵老老人平生以書爲累夜燈照帷未曉而起百骸未病兩目告瘁決明雖良何補於是自我知非卷去圖書閉目內觀妙見自如聞阿那律無目而視決明何爲適口乎爾

上巳一首六言

春服初成日暖。漢河漸滿風涼。欲復孔門故事。略有童冠相將。城西百步而近。杏花半落草香。欣然願與數子。臨水一振衣裳。故人有酒未酌。爲我班荆舉觴。我雖少飲不醉。未怪遊人若狂。春風自爾一月。花絮極目飛揚。誦詩相勸行樂。良士但取無荒。

上巳後一首六言

上巳已過旬日。西湖尙有遊人。老人復歸閉戶。戶外百事日新。呼兒試問築室。春晚何日堂成。我家舊廬江上。隱居三世相因。晏子不願改卜。我今已愧先君。始有苟合則止。已老姑欲安身。西望烝嘗有處。傳家圖史常陳。門中此外何事。世故有耳不聞。食訖趺坐日昃。此心皎皎長存。萬事汝勿告我。婚嫁自畢諸孫。

堂成一首四言

築室三年。堂成可居。我初不知。諸子勞動。父母老矣。風雨未除。橐裝幾何。勿問有無。伐木於山。因此舊廬。不約不豐。燕處無餘。堂開六楹。南北四筵。晝明廓然。夜冥黯然。四鄰無聲。布被纍毳。身非蚌螺。一睡經年。夜如何其。臥坐燕安。善惡不思。此心自圓。東廂靖深。以奉烝烝。老佛之廬。朝香夜燈。西廂千卷。圖書之林。先人所遺。子孫是承。杖屨經行。直如引繩。顧視而笑。此如我心。諸子之宮。左右吾皆。將食擊板。一擊而會。爪哇芋區。分布其外。鋤去瓦礫。壤而不塊。廢井重浚。泉眼仍在。轆轤雷鳴。甘雨時霑。園夫能勤。家足于菜。有客叩門。賀我堂成。揖客而笑。念我平生。三世讀書。粗免躬耕。明窗脩竹。惟我與兄。蔭映茅茨。吐論崢嶸。

雙柳一首四言

我作新堂中庭蕭然。雙柳對峙。春陽旣應。千條萬葉。風濯雨洗。如美婦人。正立櫛髮。髮長至地。微風徐來。掩冉相繆。亂而復理。垂之爲纓。縮之爲結。屈伸如意。燕雀翔舞。蝸蜚嘶鳴。不召而至。清霜夜落。衆葉如剪。顏色憔悴。永愧松柏。歲寒不改。見嘆夫子。聊問淵明。攀條嘯詠。得酒徑醉。一廩粗給。三黜不去。如亦展惠。

卜居賦一首并引

昔子先君以布衣宦學四方。嘗過洛陽。愛其山川。慨然有卜居意。而貧不能遂。子年將五十。與兄子瞻。皆仕於朝。裒囊中之餘。將以成就先志。而獲罪於時。相繼出走。子初守臨汝。不數月而南遷。道出潁川。顧猶有後憂。乃留二子居焉。曰。姑佃口。於是旣而自筭。遷雷。自雷遷循。凡七年而歸潁川之西三十里。有田二頃。而僦廬以居。西望故鄉。猶數千里。勢不能返。則又曰。姑寓於此。居五年。築室於城之西。稍益買田。幾倍其故。曰。可以止矣。蓋卜居於此。初非吾意也。昔先君相彭眉之間。爲歸全之宅。指其庚壬曰。此而兄弟之居也。今子瞻不幸已藏於邨山矣。子年七十有三。異日當追蹈前約。然則潁川亦非子居也。昔貢少翁爲御史大夫。年八十一。家在瑯琊。有一子。年十二。自憂不得歸葬。元帝哀之。許以王命。辦護其喪。譙允南年七十二。終洛陽。家在巴西。遺令其子輕棺以歸。今子廢棄久矣。少翁之寵。非所敢望。而允南舊事。庶幾可得。然平昔好道。今三十餘年矣。老死所未能免。而道術之餘。此心了然。或未隨物淪散。然則卜居之地。惟所遇可也。作卜居賦以示知者。

吾將卜居。居於何所。西望吾鄉。山谷重阻。兄弟淪喪。顧有諸子。吾將歸居。歸與誰處。寄籍潁川。築室耕田。

食粟飲水。若將終焉。念我先君。昔有遺言。父子相從。歸安老泉。閱歲四十。松竹森然。諸子送我。歷井捫天。汝不忘我。我不忘先。庶幾百年。歸掃故阡。我師孔公。師其致一。亦入瞿曇。老聃之室。此心皎然。與物皆寂。身則有盡。惟心不沒。所遇而安。孰匪吾宅。西從吾父。東從吾子。四方上下。安有常處。老聃有言。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銅雀硯銘

客有遊河朔。登銅雀廢臺。得其遺瓦。以爲硯。甚堅而澤。歸以遺子。爲之銘曰。

土生萬物。而能長存。銅雀初成。萬瓦雲屯。得水而挺。得火而堅。水乾火冷。而土不遷。石質金聲。水火則然。臺毀棟摧。誰使獨全。披榛得之。如見古人。來爲吾硯。明窗細氈。老尙著書。撫之長歎。川捨有時。一愚一賢。

壬辰年寫真贊

頻濱遺民。布裘葛巾。紫綬金章。乃過去人。誰歟丹青。畫我前身。遺我後身。一出一處。皆非吾真。燕坐蕭然。莫之與親。

管幼安畫贊并引

子自龍川歸居潁川。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稍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得一焉。曰管幼安。寧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歸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而沒。功業不加於人。而予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而審於處己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尙。其

布。斃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比。然至於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逾城出降。雖卒以爲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己者。終害其身。而枉己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而誰與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裙。宅後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囿。歲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饌饋跪拜成禮。予欲使畫工以意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善畫。有顧陸遺思。今公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爲之贊曰。

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予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己。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閉不求通。白帽布裙。舞雩而風。四時烝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樂城第二集卷第六

策問論一十七首

問。大泉直十。行於世僅十年矣。物重而泉輕。私鑄如雲。百物踴貴。民病之久矣。朝廷知之。凡官府之積。以數千萬計。而民間之畜。不可勝數。以民之不易也。棄而不惜。十損其七。聖人仁民之意。可謂深矣。然竊意舊泉耗於盜鑄。新泉在者十三。而公私百用。大率如故。求所以善其後者。不可不預講也。願著之于篇。有司將有採焉。

問。堯舜周孔之道。行於天下。無一物而不由。無一日而不用。而佛老之教。常與之抗衡於世。世主之欲舉而廢之者屢矣。而終莫能。此豈無故而能然哉。諸生皆學道者也。請推言其所以然。辯其不可去之理。與雖不去而無害於世者。詳著之于篇。

問。河朔有橋。非古也。河流於澶。而橋始成。南北通行。契丹來和。百有餘年。夫豈偶然也哉。今河出於滑。古所謂白馬之津也。白馬之津。是謂官渡。渡則可。橋則否。橋屢成矣。而河漲輒敗。以虜使之歲至也。而不能已。朝廷睦鄰之意厚矣。而河朔之人。或以爲病。方今之計。其便安在。

問。士大夫居閭閻間。習知民病。其多不可盡言也。姑問其六。曰。何以使民習於孝弟而無邪僻。何以使士安於實行而無矯僞。何以使吏食其祿而無妄取。何以使文符稀少而賦歛時辦。何以使兵安其戍而無逃叛。何以使囹圄空虛而無數赦。

問。堯憂洚水之害。朝多賢者。不用而用。鯀九年無成功。民被其患者多矣。武王克商。微子。帝乙之元子。其賢聞於天下。不立而立。武庚。武庚卒。與三監叛。幾爲周室大患。此二聖人者。知其不可用而用之耶。抑亦未之知耶。宜有以辨之。

問。孔子稱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一時門弟子莫及之者。而韓子以此爲哲人之細事。子路稱千乘之國。師旅饑饉之餘。可使有勇而知方。孔子目之以政事。不以仁許之。而孟子以爲賢於管仲。孟子韓子之言。果得孔子之意矣乎。

問。三代聖人。其所以治天下。大者諸侯。其次井田。其次肉刑。自三代之衰。強弱相吞。而諸侯自滅。貧富相并。而井田自壞。劓刖傷人。而肉刑自廢。漢唐之間。儒者咨嗟太息。欲復三代之故。而不能者多矣。請詳論之。此三者誠非耶。三代聖人以此治天下。凡千有餘年。而未嘗變。當時亦莫以爲非者。誠是耶。自漢至今。亦數千載。時用時舍。迨今掃蕩無餘。而天下未嘗不治。學者宜知其故。不可不論也。

問。學者皆宗孔孟。今考之於書。猶有異同之說。姑論其一。二。孔子之於管仲。雖以爲小器。而許其九合之仁。其於子路。雖稱其有折獄之明。無繻袍之恥。而知其不得其死。至於孟子。則高子路。下管仲。孔子之於伯夷。叔齊。以爲古之賢人。稱柳下惠。言中倫。行中慮。而譏其降志辱身。至於孟子。則皆以爲聖人。然則學者。今將從孔子歟。從孟子歟。其明言之。

問。舜命九官。凡爲國之政。無一不舉。歷夏商至周。而六官之典備。至于今循之。然以今之官。考舜之舊。而虞稷二官。獨廢而不修。蓋耕耨稼穡。草木鳥獸。皆民之所賴以生。而國用之所由以足者。而獨無以專治。

其事豈后稷伯益之官。皆爲虛設。而舜之所命。亦有不切於事者歟。可詳論之。
問。魯自宣公失政。三桓竊撫其民。至昭公五世不競。將逐季氏。遂以失國。然孔子相定公。將墮三都。費人不順。兵及公側。僅而勝之。成人拒命。伐之不克。幾至於亂。孔子之爲是何也。及其自衛反魯。雖爲大夫。不任其事矣。季氏將用田賦。使冉有訪焉。默而不答。然齊有田氏之禍。則沐浴而朝。請舉兵討之。夫哀公君臣。非能正鄰國之亂者。孔子以爲是。亦何也。

問。郊祀天地。見於詩書。固有國之常禮也。三代旣衰。禮失其舊。秦漢之間。祀五時。封太山。禮汾陰。雜出於郊祀之外。儒者以爲此禮之大者。然五時廢於漢元。封禪止於管武。當時自以爲賢於秦漢。今將考論其實。此三者。於唐虞三代。抑嘗行之乎。所謂封禪七十三君。亦可信乎。秦不足言。漢之諸儒。初不言封禪。封禪之端。發於相如。相如之言。抑可信乎。

問。祖宗承五代之餘。禮樂未完。學校未立。其所以爲天下者。皆漢唐之遺事也。然自今觀之。其削平僭亂。攘却夷狄。戰必勝。攻必取。及天下已平。祥符景德之間。百姓家給人足。相賢將勇。中外無事。朝廷有諍臣。州郡有循吏。至於文章之盛。至與漢唐相若。敢問其所以致此者何也。今自十有餘年。禮樂學校之政。幾一新矣。其將追繼祖宗而上耶。漢唐不足言。其於三代。其亦庶幾矣乎。

問。桓文五伯之盛也。方是時。楚以諸侯而僭稱王。召陵之會。桓公責包茅之不入。而不及其僭。柯之盟。曹沫兵劫桓公以求侵地。而桓公不以爲罪。城濮之戰。文公以君避臣。而不以爲恥。闍鄭之役。秦伯私與鄭盟。引兵先歸。而文公不討其貳。敢問伯者之盛。固若是而可乎。

問人之所同好者生也。所同貴者位也。所同欲者財也。天下之大情盡於是矣。然此三者常相爲用。生者人之本也。無財則無以生。無位則無以養生而理財。作易者蓋知此矣。既言三者而參之以仁義。其旨安在。

問賢不肯之不能相及。雖父子兄弟之間。有不能免焉。堯舜之朱均。周公之管蔡。蓋無足疑者。至於孔子門弟子三千餘人。其所謂賢者十人而已。此十人者。與孔子周旋於天下。久者數十年。其歷試而詳觀之者。審矣。然子路事衛出公。莊公自晉反衛。劫孔悝而盟之。子路爲孔悝攻莊公於臺上。不知父子爭國之不可也。田常亂齊。宰我助田氏以陷於大戮。此二人者。亦何爲立於孔氏之門乎。

問善爲國者。惟其稱耳。其取士也。因官而取人。故士無溢員。其用財也。量入以爲出。故財無不足。其治邊也。量力而闢土。故邊無不守。今也。取士日廣。則官不能容。用財無藝。則常賦不足。開邊日遠。則見兵愈勞。將以救此。蓋有舉意而辦者。亦有改途易向。雖久而不能辦者。試詳論之。

觀會通以行典禮論

論曰。事物之變。紛紜雜出。若不可知。然而有至理存焉。禍福治亂之際。傾側多故。若不可處。然而有夷路存焉。世之人不知至理之所在也。迷而妄行。於是有風波作於平地。親戚化爲仇怨者矣。聖人不然。虛心以待物。物至而情僞畢陳於前。夫知所以御之。是以遇繁而若一。履險而若夷。未嘗有所難者。易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會通者。理之所出也。典禮者。其所以接物也。易有八卦。重而爲六十四卦。有六爻。爻之多。至於數百。皆聖人指會通以示人。陳典禮

以教人者也。今將言之。其多不可勝舉。姑以乾坤明之。乾之初。不潛則危其身。四不躍則喪其功。二不田則無以廣其德。五不天則無利於人。至於坤之初。警之以履霜。其上戒之以龍戰。其三教之以無成。其四慎之以括囊。凡易之談會通而陳典禮者。可以類求矣。舜之爲庶人也。父頑母嚚象傲。艱哉舜之處於其家也。周公之爲冢宰也。外則管蔡譏之。以爲將不利於孺子。內則成王疑之。殆哉周公之立於其朝也。然四岳之稱舜曰。烝烝乂。不格茲。詩人之美周公曰。狼跋其胡。載蹇其尾。公孫碩膚。赤烏几几。蓋舜與周公臨天下之至變。履天下之大艱。而泰然如拱揖於廟堂之上。跪起於尊俎之間。可不謂善觀會通以行典禮也哉。昔庖丁之論解牛曰。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蓋聖人之於事。如庖丁之於牛。知之明。故處之暇。處之暇。故事無不濟者。此其所以爲聖人也。謹論。

樂城第二集卷第七

論語拾遺并引

予少年爲論語略解。子瞻謫居黃州。爲論語說。盡取以往。今見於書者。十二三也。大觀丁亥。閑居潁川。爲孫籀簡筭講論語。子瞻之說。意有所未安。時爲籀筭言。凡二十有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質之。子瞻也。

巧言令色。世之所說也。剛毅木訥。世之所惡也。惡之斯以爲不仁矣。仁者直道而行。無求於人。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而何巧言令色之有。彼爲是者。將以濟其不仁爾。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訥近仁。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夫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亦可謂賢矣。然貧而樂。雖欲諂不可得也。富而好禮。雖欲驕亦不可得也。子貢聞之而悟曰。士之至於此者。抑其切磋琢磨之功至也歟。孔子善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舉其成功而告之。而知其所從來者。所謂聞一以知二也歟。

易曰。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詩曰。思無邪。孔子取之二者。非異也。惟無思然後思無邪。有思則邪矣。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爲此。所謂無思無爲。而思之正也。若夫以物役思。皆

其邪矣。如使寂然不動。與木石爲偶。而以爲無思無爲。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也哉。故曰。思無邪。思馬斯徂。苟思馬而馬應。則凡思之所及。無不應也。此所以爲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致力於思。徒思而無益。是以知思之不如學也。故十有五而志于學。則所由適道者順矣。由是而適道。知道而未能安。則不能行。不能行則未可與立。惟能安能行。乃可與立。故三十而立。可與立矣。遇變而惑。則雖立而不固。故四十而不惑。則可與權矣。物莫能惑人。不能遷。則行止與天同。吾不違天。而天亦莫吾違也。故五十而知天命。人知至於此也。其所以施於物而行於人者至矣。然猶未也。心之所安。耳目接於物。而不順焉。以心御之。而後順。則其應必疑。故六十而耳順。耳目所遇。不思而順矣。然猶有心存焉。以心御心。乃能中法。惟無心。然後從心而不踰矩。故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我與物爲二。君子之欲交於物也。非信無自入矣。譬如車輪輿。既具牛馬。既設。而判然二物也。夫將何以行之。惟爲之輓軌以交之。而後輪輿得藉於牛馬也。輓軌。轅端持輓者也。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車與馬得輓軌而交。我與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無所不通。吾然後知信之爲輓軌也。

不仁而久約。則怨而思亂。久樂則驕而忘患。故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然則何所處之。而可曰。仁人在上。則不仁者約而不怨。樂而不驕。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與豎刁易牙俱事桓公。終仲之世。二子皆不敢動。而況管仲之上哉。

仁者無所不愛。人之至於無所不愛也。其蔽盡矣。有蔽者必有所愛有所不愛。無蔽者無不愛也。子曰。惟

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以其無蔽也。夫然猶有惡也。無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其於不仁也。亦哀之而已。

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然方土之未去也。水必有泥。方薪之未盡也。火必有煙。土去則水無不清。薪盡則火無不明矣。人而至於不仁。則物有以害之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非不違仁也。外物之害既盡。心一而不雜。未嘗不仁也。若顏子者。性亦治矣。然而土未盡去。薪未盡化。力有所未逮也。是以能三月不違仁矣。而未能遂以終身。其餘則土盛而薪強。水火不能勝。是以日月至焉而已矣。故顏子之心。仁人之心也。不幸而死。學未究。其功不見於世。孔子以其心許之矣。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仁人之功也。孔子以其功許之矣。然而三歸反坫。其心猶累於物。此孔顏之所不爲也。使顏子而無死。切而磋之。琢而磨之。將造次顛沛於是。何三月不違而止哉。如管仲生不由禮。死而五公子之禍起。齊遂大亂。君子之爲仁。將取其心乎。將取其功乎。二者不可得兼。使天相人。以顏子之心。收管仲之功。庶幾無後患也夫。

孔氏之門人。其聞道者亦寡耳。顏子曾子。孔門之知道者也。故孔子歎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苟未聞道。雖多學而識之。至於生死之際。未有不失也。苟一日聞道。雖死可以不亂矣。死而不亂。而後可謂學矣。孔子歷試而不用。慨然而歎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歟。此非孔子之誠言。蓋其一時之歎云爾。子路聞之而喜。子路亦豈誠欲入海者耶。亦喜孔子之知其勇耳。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蓋曰。無所取材。以爲是桴也。亦戲之云爾。雖聖人其與人言。亦未免有戲也。

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孔子以忠許之。而不與其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乘而違之。孔子以清許之。而不與其仁。此二人者。皆春秋之賢大夫也。而孔子不以仁與之。孔子之以仁與人也。固難。殷之三人。孤竹君之二子。至於近世。惟齊管仲。然後以仁許之。如令尹子文。陳文子。雖賢未可以列於仁人之目。故冉有子路之政事。公西華之應對。與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一也。臧文仲。魯之君子也。其言行載於魯。而孔子少之。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智也。捨是六者。其餘皆仁且智也。歟。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君子而不仁。則臧文仲之類歟。

孔子居魯。陽貨欲見而不往。陽貨時其亡也。而饋之豚。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與孔子三言。孔子答之無違。孔子豈順陽貨者哉。不與之較耳。孟子曰。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夫先之而必答。禮之而必報。孔子亦有不得已矣。孔子之見南子。如見陽貨。必有不得已焉。子路疑之。而孔子不辯也。故曰。子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以爲世莫吾知。而自信於天云爾。

泰伯以國授王季。逃之荊蠻。天下知王季文武之賢。而不知泰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子瞻曰。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者。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其禍。予以爲不然。人患不誠。誠無爭心。苟非豺狼。孰不順之。魯之禍。始於攝。而宋之禍。成於好戰。皆非讓之過也。漢東海王疆。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兄弟終身無閒言焉。豈亦斷髮文身子貢曰。泰伯端委以治吳。

仲雍繼之斷髮文身。孰謂秦伯斷髮文身不可用者。太史公以意言之耳。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善也。善之成而可用，如穀苗之實而可食也。盡其心力於學，三年而不見其成功者，世無有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婦人者，太姒也。然則武王蓋臣其母乎。古者婦人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春秋書魯僖公之母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棣。太姒雖母，以九人故，謂之臣可也。

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鄭公孫夏無足言者，蓋非所問也。楚令尹子西相昭王，楚以復國，而孔子非之。何也。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使聖人之功不見於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耳。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孔子爲魯大夫，鄰國有弑君之禍，而怙不以爲言，則是許之也。哀公三桓之不足與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猶告，以爲雖無益於今日，而君臣之義，猶有儆於後世也。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偏，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以越伐魯，豈若從孔子而伐齊。既克田氏，則魯公室自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志也。予以爲不然。古之君子，將有立於世，先擇其君。齊桓雖中主，然其所以任管仲者，世無有也。然後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哀公之妄，非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誠克田氏而返，將誰與保其功。然則孔子之憂，顧在克齊之後。此則孔

子之所不爲也。

孔子以禮樂遊於諸侯。世知其篤學而已。不知其他。犂彌謂齊晏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丘劫魯侯。必得志焉。衛靈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猶犂彌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其所不知。蓋問陳焉。孔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而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

道之大充塞天地。瞻足萬物。誠得其人而用之。無所不至也。苟非其人。道雖存。七尺之軀。有不能充矣。而況其餘乎。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此里巷之鄙夫。直情而恣行者也。而孔子何難焉。蓋知不義之可惡。而欲以小惠微譽於世。世必以是取之。此孔子之所難也。

古之教人。必以學。學必教之。以道。道有上下。其形而上者。道也。其形而下者。器也。君子上達。知其道也。小人下達。得其器也。上達者不私於我。不役於物。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下達者知義之不可犯。禮之不可過。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如使人而不知道。雖至於君子。有不仁者矣。小人則無所不至也。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有道者不知貧富之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一也。然而飢寒切於身。而心不動。非忘身者不能。故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孝弟忠信。汎愛而親仁。皆其質也。有其質矣。而無學以文之者。皆未免於有過也。故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

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此六者皆美質也，而無學以文之，則其病至此。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質如孔子而不知學，皆六蔽之所害，蓋無足怪也。

人生於欲，不知道者，未有不爲欲所蔽也。故曰：人之少也，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學者未可以語道也。故古之教者，必始於周南召南。周南召南，知欲之不可已也。而道之以禮，以禮濟欲。夫是以樂而不淫，始學者安焉。由是以免於蔽也。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言欲之蔽也。

古之傳道者，必以言達者得意而忘言，則言可尙也。小人以言害意，因言以失道，則言可畏也。故曰：予欲無言。聖人之教人，亦多術矣。行止語默，無非教者。子貢習於聽言，而未知其餘也。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豈無以感而通之乎？

衛靈公以南子自汙，孔子去魯從之，不疑。季桓子以女樂之故，三日不朝。孔子去之，如避寇讎。子瞻曰：衛靈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予以爲不然。孔子之世，諸侯之過，如衛靈公多矣，而可盡去乎？齊人以女樂間孔子，魯君大夫既食餌矣，使孔子安而不去，則坐待其禍，無可爲矣。非衛南子之比也。

君子無所不學，然而不可勝志也。志必有所一，而後可。志無所一，雖博猶雜學也。故曰：博學而篤志，將有問也，必切其極，退而思之，必自近者始。不然，疑而不信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自

夫婦之所能而思之。可以知聖人之所不能也。故曰。切問而近思。君子爲此二者。雖不爲仁。而仁可得也。故曰。仁在其中矣。

欒城第二集卷第八

易說三首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何謂道。何謂性。請以子思之言明之。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者。性之異名也。性者。道之所寓也。道無所不在。其在人爲性。性之未接。物之寂然。不得其朕。可以喜。可以怒。可以哀。可以樂。特未有以發耳。及其與物接。而後喜怒哀樂更出而迭用。出而不失節者。皆善也。所謂一陰一陽者。猶曰一喜一怒云爾。言陰陽喜怒皆自是出也。散而爲天地。斂而爲人。言其散而爲天地。則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其斂而爲人。則曰成之者性。其實一也。得之於心。近自四支百骸。遠至天地萬物。皆吾有也。一陰一陽。自其遠者言之耳。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此何數也。曰。一氣判而爲天地。分而爲五行。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十者。天地五行自然之數。雖聖人不能加損也。及文王重易。將以揲蓍。則取其數以爲蓍數。曰。大衍之數五十。大衍云者。大衍五行之數。而取其五十云爾。用於揲蓍。則可。而非天地五行之全數也。故繼之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明此天地五行之全數。古之聖人知之。所以配天地。參陰陽。其用有不可得而知者。非蓍數之所及也。及子瞻論易。乃以蓍數之故。而損天地五行之全數。以合之。爲之說。

曰。大衍之數五十者。五不特數。以爲在六七八九之中也。言十則一二三四在其中。言六七八九則五在其中矣。一三三四在十中。然而特見者何也。水火木金時見於四時。而土不特見。故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夫五行迭用於四時。其不特見者均也。謂土不特見。此野人之說也。今謂五行之數。止於五十。是天五爲虛語。天數不得二十有五。天地之數。不得五十有五。而可乎。且上之生數。旣不得特見。而其成數。又以水火木金當之。是士卒無生成數也。使土無生成數。則天地之數。四十而已。尙何五十之有。且天地五行之數。人之所不與也。今也欲取則取。欲去則去。是以意命五行也。蓋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行旣生矣。而未及成。地安於下。天運於上。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地以五合一。而水成。天以五合二。而火成。地以五合三。而木成。天以五合四。而金成。地以五合五。而土成。天之所生。不得地。五則不成。地之所生。不得天。五亦不成。此陰陽之至情。而古今之定論。非臆說也。且土之在天地。四行之所賴以成。而土之賴於四行者少。其實可視而知。不可誣也。今將求合。審數而黜土。其爲說疏矣。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乾之健。坤之順。皆其材之自然也。譬如鳥之能飛。魚之能游。非有使之者也。乾以其健。濟天下之險。坤以其順。濟天下之阻。皆有餘矣。然而或不濟。如鳥之能飛。而困於弋。魚之能游。而斃於網。健順之不可恃者。亦若是矣。且天下之險阻。果安在乎。物固有強弱。有遠近。有高下。有好惡。有向背。有取舍。此爭之端。而險阻之所出也。方其不爭。乘之以至健。和之以至順。無不濟也。遇其方爭。健能勝之。順能說之。尙可也。不能勝。不能說。而險阻作矣。

然則何爲而可。易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健而無心者，其德易。其形確然，順而無心者，其德簡。其形隤然，易簡積於中，而確然隤然者，著於外。吾信之物安之，雖險阻在前，而無不知知之至。則渙然冰釋，無能爲矣。此則簡易之功，而非健順之所及也。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物得非理，則吾何爲哉。亦位於其中而已矣。

洪範五事說一首

昔禹觀洛書，而得九疇之次。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二者天人之道，而九疇之源本也。漢劉向父子始采諸儒之說，而作五行傳，其論五事失其實者過半。後世因之，予以爲不然，乃爲之說曰：五行，天事也。五事，人事也。五行之先後，以天事言之。五事之先後，以人事言之。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此五行之所以爲先後也。人之生也，形色具而聲氣繼之。形氣具而視聽繼之。形氣視聽具，而喜怒哀樂之變至。喜怒哀樂既至，而思生焉。喜怒哀樂之未至，則無思也。無爲也。無思無爲，則性也。性非五事，而五事之所依也。故形色爲貌，聲氣爲言，目爲視，耳爲聽，心爲思。此五事之所以爲先後也。畜爲五藏，發爲五事，以應五行。故脾之發爲貌，而主土。肺之發爲言，而主金。肝之發爲視，而主木。腎之發爲聽，而主水。心之發爲思，而主火。自黃帝以來，知醫者言之詳矣。捨此則無以治病，無以生殺人。漢儒之說，以言爲金，以聽爲水，則亦既得之矣。至於以貌爲木，以視爲火，以思爲土，則不可。何以言之。土之爲物，形色先具，而水火木金附焉。故形色之著者，莫如土。土實爲脾，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土之屬。而脾之餘也。此佛氏所謂地大者也。其於人爲貌，貌之德恭，恭之至肅。肅則土得其性，土得其性，則能

勝水。故其休徵時雨。肅之反爲狂。狂則土失其性。土失其性。則不能勝水。故其咎徵常雨。肺之於人。氣之所從出入也。方其有氣而未聲。則無以接物。而物亦莫之喻也。氣至於有聲。聲成言。言出而物從之矣。故言之德從。從之至又。語曰。出辭氣。斯遠鄙悖矣。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言之能又。如暘之能晞。出而物莫之遠也。物之有聲者。莫如金。故言主金。又則金得其性。金得其性。故其休徵時暘。又之反爲僭。僭則金失其性。金失其性。故其咎徵常暘。物之能視者。有待於日日入。則視無以致其用。及其升於東方。然後視者皆明。木位於東。而日之所從見也。故視主於木。而木爲肝。視之德明。明之至哲。哲則木得其性。木得其性。故其休徵時燠。哲之反爲豫。豫則木失其性。木失其性。故其咎徵常燠。目施明於外者也。耳納聰於內者也。明施於外。則爲燠。聰納於內。則爲寒。寒水之性也。受天下之言。而無所不容。故其德聰。聰之至則謀。謀則水得其性。水得其性。故其休徵時寒。謀之反爲急。急則水失其性。水失其性。故其咎徵常寒。心虛而應物者也。火無形而離於物者也。二者其德同。同故無所不照。心之用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及其至也。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由思而至於無思。則復於性矣。復於性。則出於五事之表。此聖人所以參天地。通鬼神。而不可知者也。故思之德。睿。睿之至聖。其功行於萬物。無所不入。而不知其所以入。惟風亦然。易曰。風自火出。家人聖則火得其性。火得其性。故其休徵時風。聖之反爲蒙。蒙則火失其性。火失其性。故其咎徵常風。此五者洛書之本說。與黃帝之遺書。合醫者由之。至于今不變。而漢之諸儒反之。此智者之所太息也。

詩病五事

李白詩類其爲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豈其誠能也哉。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竊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帝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發於其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識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

大雅緜九章。初誦太王遷豳。建都邑營宮室而已。至其八章。乃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始及昆夷之怒。尙可也。至其九章。乃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聯絡。觀者知其脈理之爲一也。蓋附離不以鑿柄。此最爲文之高致耳。老杜陷賊時。有詩曰。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汗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霑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予愛其詞氣。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曰。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其於克崇曰。崇墉言言。

臨衝閑閑。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其於克商曰。維師尙父。時惟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極於此矣。韓退之作元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曰。宛宛弱子。赤立僂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膺。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未乃敢闢。駭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切膾脯。此李斯頌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雅頌。何其陋也。

唐人工於爲詩。而陋於聞道。孟郊嘗有詩曰。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郊耿介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安其身。起居飲食。有感戚之憂。是以卒窮而死。而李翱稱之。以爲郊詩高處在古無上。平處猶下。顧沈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聞道也。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回雖窮困早死。而非其處身之非。可以言命。與孟郊異矣。

聖人之御天下。非無大邦也。使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而已。非無巨室也。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矣。魯昭公未能得民。而欲逐季氏。則至於失國。漢景帝患諸侯之強制。不以道削奪吳楚。以致亡國之變。竭天下之力。僅能勝之。由此觀之。大邦巨室。非爲國之患。患無以安之耳。祖宗承五代之亂。法制明具。州郡無藩鎮之強。公卿無世官之弊。古者大邦巨室之害。不見於今矣。惟州縣之間。隨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勢之所必至。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州縣賴之以爲強。國家恃之以爲固。非所當憂。亦非所當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恃。以爲長久。而天下定矣。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爲兼井之詩。其詩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井乃姦回。姦回法有誅。勢亦無

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以媮。聖經久煙埃。法尙有存者。欲言時所哈。俗吏不知方。掎克乃爲才。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及其得志。專以此爲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民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緣爲姦。至倍息。公私皆病矣。呂惠卿繼之。作手實之法。私家一毫以上。皆籍於官。民知其有奪取之心。至於賣田殺牛。以避其禍。朝廷覺其不可。中止不行。僅乃免於亂。然其徒世守其學。刻下媚上。謂之享上。有一不享上。皆廢不用。至於今日。民遂大病。源其禍出於此。詩蓋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者也。

樂城第三集卷第九

書傳燈錄後

予久習佛乘。是知出世第一妙理。然終未了所從入路。頃居淮西。觀楞嚴經。見如來諸大弟子多從六根入。至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混入性海。雖凡未可以直造佛地。心知此事。數年於茲矣。而道久不進。去年冬。讀傳燈錄。究觀祖師悟入之理。心有所契。必手錄之。寘之坐隅。蓋自達磨以來。付法必有偈。偈中每有下種開花之語。至六祖得衣法南邁。有明上坐者。追至嶺上。知衣不可取。悔過求法。祖誨之曰。汝諦觀察。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坐本來面目。明即時大悟。遍體流汗。曰。頃在黃梅。隨衆實不省自己本來面目。今蒙指示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祖知明已悟。教之善自護持而已。及內侍薛簡問祖心要。祖亦曰。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恆沙。簡亦豁然大悟。予釋卷歎曰。祖師入處。儻在是耶。既見本來面目。心能不忘。護持不捨。則謂下種也。耶。譬諸草木種子。若置之虛空。不投地中。雖經百千歲。何緣得生。若種之地中。潤之以雨露。曠之以風日。則開花結子。數日可待。六祖常謂大衆。汝等諸人。自心是佛。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因教之以一相一行三昧。曰。若人於一切處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臥。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眞成淨土。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成就其實。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沾浴。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法獲菩提。

偈吾行者。決證妙果。一相一行三昧。則治地法也。予至此復歎曰。祖師之言備矣。而人自不知。雖知未必能行。如予蓋知而未能行者也。昔李習之嘗問戒定惠於藥山。藥山曰。公欲保任此事。須於高山頂坐。深深海底行。如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漉。予欲書此言於紳。庶幾不忘也。凡諸方妙語。昔人有未喻者。予輒爲釋之。錄之於左。凡十二章。大觀二年二月十三日書。

佛說法。有一女人忽來問訊。使於佛前入定。文殊師利近前。彈指出此女人定。不得。又托升梵天。亦出不得。佛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有網明菩薩。能出此定。須臾。網明便至。問訊佛了。去女人前。彈指一聲。女人便從定而起。穎濱老曰。有心要出此女人定。雖是文殊親托往梵天。也出不得。無心要出此女人定。一彈指便了。

僧問老宿。師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什麼力。老宿曰。不欺之力。穎濱老曰。師子捉兔時。亦全用一箇師子力。捉象時。亦全用一箇師子力。不爲兔小象大。而有差別。若有差別。則物有大於象者。師子捉不得矣。菩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置右掌中。如持針鋒。舉一棗葉。卽此理也。

僧舉教云。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攝向二鐵圍山。五雲曰。如今若有人起佛見法見。我與點兩椀茶。且道賞伊罰伊。同教意不同教意。穎濱老曰。攝向鐵圍山。令知起見知非。與他茶喫。令他識本來處。與教意異而不異。

保福僧到地藏。地藏和尙問彼中佛法云何。保福曰。有時示衆道。塞卻你眼。教你覷不見。塞卻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卻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地藏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什麼。不塞你耳。聞箇什麼。不坐你意。作

麼生分別。或人問。此二尊宿意爲同爲不同。穎濱老曰。六根爲物所塞。爲物所坐。則不見自性。不聞自性。不能分別自性。若不爲物所塞。不爲物所坐。則可以聞見自性。分別自性矣。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是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爲一。一則性也。凡老子之言。與佛同者。類如此。

鄧隱峯在馬師會下。一日。推土車。馬師屏腳路上坐。峯曰。請師收足。馬曰。已展不收。峯曰。已進不退。推車直進。碾損馬師腳。馬歸法堂。執斧子曰。碾損老僧腳底出來。峯出。引頸於前。馬師乃置斧子。穎濱老曰。馬師展腳不收。執斧而問。二者皆以試驗。隱峯臨機見解耳。土車進退。於事初無損益。而直推不顧。此隱峯狂直之病也。若執斧問之。而縮頸畏避。則十分凡夫。無足取矣。猶能引頸而竅。則猶可取也。故其終也不坐不立。倒立而逝。雖去來自在。而狂病猶未痊也。

南泉欲遊莊舍。土地神先報莊主。莊主乃預爲備。泉至問曰。安知老僧來。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神相報。泉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有僧便問。既是善知識。因何被鬼神覷見。泉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穎濱老曰。昔大耳三藏。自謂得它心通。忠國師見而問之曰。老僧心在何處。大耳曰。在西川看競渡。忠再問心在何處。大耳曰。在天津橋看弄胡孫。及三問。大耳良久莫知去處。忠叱之曰。這野狐精。它心通在什麼處。仰山聞而釋之曰。前兩度是涉境心。故爲大耳所見。後是自受用三昧。故大耳不能見。今南泉欲遊莊舍。而土地知之。亦見其涉境心耳。本無足怪者。南泉自謂修行無力。亦姑云爾。僧因其言而詰之。非識理者也。答之以土地前更下一分飯。蓋言前從皆涉境心耳。

仰山嘗謂第一坐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對曰。正恁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仰山曰。何不問老僧。曰。恁麼時。不見有和尙。仰山曰。扶吾教不起。或曰。不思善。不思惡。此六祖所謂本來面目。而仰山少之何也。穎濱老曰。在周易有之。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無思無爲者。其體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其用也。得其體未得其用。故仰山以爲未足耳。長沙岑和尙嘗遣僧問同參會老曰。和尙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未見南泉時如何。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曰。告岑有偈曰。百尺竿頭坐底一云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蓋亦貴其用耳。

香嚴閑師嘗謂衆曰。如人在千尺懸崖。口銜樹枝。腳無所踏。手無所攀。忽有人問西來意。若開口答。卽喪身失命。若不答。又違問者。如何耶。是衆無對。穎濱老曰。我若當此時。便大開口答他。西來意。不管喪身失命。管別有道理也。

玄妙備頭陀謂衆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主。只好盲聾啞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拈法。豎拂他且不見。共他說話。他且不開口。復啞若接不得。佛法安在。時雖有答者。備皆不肯。穎濱老曰。三種病人。若只用諸方拈槌。豎拂說話等伎倆接他。真是奈何他不得。如諸佛菩薩修行功到。虎狼蛇蝎。崖石草木。無物透不得。而況三種病人乎。玄妙之意。儻在是耳。非一時老宿境界。故未有能道者耳。

德謙禪師嘗到雙巖。巖長老問金剛經云。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且置。和尙喚什麼作此經。雙巖無對。師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旣以無爲法爲極。則人安有差

別且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聖賢盡有過。若不是過。決定喚什麼做差別。雙巖亦無語。穎濱老曰。佛本無經。此經者。此心也。佛惟無心。故萬法由之而出。若猶有心。一法且不能出。而況萬法乎。四果十地。皆賢聖也。其所得法。各有淺深。然皆非無心。則不能得。故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如扁之斲輪。偃僂之承蜩。皆非無心。無以致其功。其以無致功。則與聖賢同。而其功之大小。則與聖賢異。聖賢之有差別。蓋無可疑者也。經所謂以無爲法者。謂以無而爲法耳。非謂有無爲之法。蓋僧家拙於文義耳。

杭州報恩院惠明禪師。庵居大梅山。有二禪客至。師曰。上坐離什麼處來。曰。都城。師曰。上坐離都城至此山。則都城少上坐。此山剩上坐。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卽住。不會卽去。二客不能對。又有朋彥上坐訪師。師問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一時消隕。今天台巖然。如何得消隕去。朋彥亦無措。穎濱老曰。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此理也。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一時消隕。亦理也。二理無可疑者。人能達此理。則去來之想。盡山河之礙。滅真性。朗然物莫能隔。此所以爲充滿法。異消隕虛空矣。達者聞而信之。昧者疑之。則天台巖然在前。未嘗滅矣。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嘗訪淨惠禪師。會四衆士女入院。淨惠曰。律中隔壁聞釵釧聲。卽爲破戒。見睹金銀合沓。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淨惠稱善。穎濱老曰。隔壁聞釵釧聲。而欲心動。安得不謂破戒。金銀合沓。朱紫駢闐。而心不起。安得謂之破戒。

樂城第二集卷第十

遺老齋記

庚辰之冬子蒙恩歸自南荒客於潁川思歸而不能諸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脩竹古柏肅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四楹如明窗曲楹爲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予曰予穎濱遺老也盍以遺老名之汝曹志之子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應詔者予采道路之言論宮掖之祕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爲不遜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宣后臨朝擢爲右司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蓋予之遭遇者再皆古人所希有然其閒與世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雖號爲得志而實不然予聞之樂莫善於如意憂莫慘於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卻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處遺老齋可也

藏書室記

予幼師事先君聽其言觀其行事今老矣猶志其一二先君平居不治生業有田一廛無衣食之憂有書數千卷手緝而校之以遺子孫曰讀是內以治身外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遺法也先君之遺言今猶在

耳。其遺書在櫝。將復以遺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其庶矣乎。蓋孔氏之所以教人者。始於洒掃應對進退。及其安之。然後申之以弦歌。廣之以讀書。曰道在是矣。仁者見之。斯以爲仁。智者見之。斯以爲智矣。顏閔由是。以得其德。子賜由是。以得其言。求由由是。以得其政。游夏由是。以得其文。皆因其才而成之。譬如農夫墾田。以植草木。小大長短。甘辛鹹苦。皆其性也。吾無加損焉。能養而不傷耳。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如孔子猶養之以學而後成。故古之知道者。必由學。學者必由讀書。傅說之詔其君。亦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而況餘人乎。子路之於孔氏。有兼人之才。而不安於學。嘗謂孔子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非之曰。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凡學而不讀書者。皆子路也。信其所好。而不知古人之成敗。與所遇之可否。未有不爲病者。雖然。孔子嘗語子貢矣。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子一以貫之。一以貫之。非多學之所能致。則子路之不讀書。未可非耶。曰。非此之謂也。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以日益之學。求日損之道。而後一以貫之者。可得而見也。孟子論學道之要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心勿忘。則莫如學。必有事。則莫如讀書。朝夕從事於詩書。待其久而自得。則勿忘勿助之謂也。譬之稼穡。以爲無益而捨之。則不耘苗者也。助之長。則揠苗者也。以孔孟之說考之。乃得先君之遺意。

待月軒記

昔子遊廬山。見隱者焉。爲子言性命之理曰。性猶日也。身猶月也。子疑而詰之。則曰。人始有性而已。性之

所寓爲身。天始有日而已。日之所寓爲月。日出於東方。其出也。萬物賴焉。有目者以視。有手者以執。有足者以履。至於山石草木。亦非日不遂。及其入也。天下黯然。無物不廢。然日則未始有變也。惟其所寓則有盈闕。一盈一闕者。月也。惟性亦然。出生入死。出而生者。未嘗增也。入而死者。未嘗耗也。性一而已。惟其所寓。則有生。死。一生一死者。身也。雖有生死。然而此生彼未嘗息也。身與月皆然。古之治術者。知之。故日出於卯。謂之命。月之所在。謂之身。日入地中。雖未嘗變。而不爲世用。復出於東。然後物無不覩。非命而何。月不自明。由日以爲明。以日之遠近。爲月之盈闕。非身而何。此術也。而合於道。世之治術者。知其說。不知其所以說也。予異其言。而志之久矣。築室於斯。闢其東南。爲小軒之前。廓然無障。幾與天際。每月之望。開戶以須月之至。月入吾軒。則吾坐於軒上。與之徘徊。而不去。一夕舉酒延客。道隱者之語。客漫不喻。曰。吾嘗治術矣。初不聞是說也。予爲之反復其理。客徐悟曰。唯唯。因志其言于壁。

墳院記

旌善廣福禪院者。先公文安府君贈司徒墳側精舍也。先公旣壯而力學。晚而以德行文學名於世。夫人程氏。追封蜀國太夫人。生而志節不羣。好讀書。通古今。知其治亂得失之故。有二子。長曰軾。季則轍也。方其少時。先公先夫人皆曰。吾嘗有志茲世。今老矣。二子其尙成吾志乎。轍兄弟雖少而仕。亦流落不偶。年幾五十。乃始得還朝。兄氣剛寡合。已入復出。轍碌碌無能。輕重五年。而至尙書右丞。與聞國政。以故事得於墳側。建剎度僧。以薦先福。墳之東南四里許。有故伽藍。陵阜相拱揖。松竹深茂。相傳唐中和中。任氏兄弟所捨也。轍以請於朝。改賜今榜。時元祐六年也。旣三年。兄弟皆以罪廢。南遷海上。又六年。蒙恩北歸。兄

至毗陵。以病沒。轍中止潁川。不能歸。又五年。前執政以黜去者。皆奪墳上刹。又二年。上哀矜舊臣。手詔復還畀之。墳之西南十餘步。有泉焉。廣深不及尋。晝夜瀼瀼。清冽而甘。冬不涸。夏不溢。自轍南遷。而水日耗。至奪利遂竭。父老來告。轍惕焉。疑獲譴於幽明。徬徨不知所爲。而手詔適至。泉亦滂然而復。山人皆曰。詔書乃與天通耶。轍聞之。遡闕而拜。以膺上賜。久之。乃爲之記。使世世子孫。知茲刹廢興所自。以無忘朝廷之德。政和二年壬辰九月乙卯朔六日庚申。中奉大夫護軍樂城縣開國伯賜紫金魚袋蘇轍記。

右饒城先生家集。校閱蜀本篇目。間有增損。從郡齋紬繹其故。蓋復官謝表後所附益章疏藁有所削也。於政事書條例司狀。見公入朝之始。揆事中遠。如漢賈誼。議河流邊事茶役法。分別君子小人之黨。反復利害。深入骨髓。竊比之陸宣公贊。歌詩千數百篇。曾無幾微。見用舍廢興之異。晚歲杜門。潁川喜秋稼。句曰。我願人心似天意。愛惜老弱憐孤貧。仁民愛物。可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矣。伏讀斂衽。請事斯語。淳熙六年七月望日。從政郎充筠州州學教授鄧光謹書。

太師文定樂城公集刊行于時者。如建安本頗多缺謬。其在麻沙者尤甚。蜀本舛亦不免。是以覽者病之。今以家藏舊本前後并第三集合爲八十四卷。皆曾祖自編類者。謹與同官及小兒輩校讐數過。鈔版於筠之公帑云。時淳熙己亥中元日。曾孫朝奉大夫權知筠州軍州事謝謹書。

校勘官

文林郎筠州軍事判官

倪思

從政郎充筠州學教授

鄧光

奉議郎知筠州高安縣事

閻丘泳

先文定公欒城集。先君吏部淳熙己亥守筠陽日。以遺藁校定。命工刊之。未幾。被召到闕。除郎。因對。孝宗皇帝玉音問曰。子由之文。平淡而深造於理。欒城集天下無善本。朕欲刊之。先君奏曰。臣假守筠陽日。以家藏及閩蜀本三攷。是正。鏤板公帑。字畫差太粗。亦可觀。容臣進呈。對畢。得旨。速進來。翌朝。上詣德壽宮。起居升輦之際。宣諭左右催進。後聞丞相魯國正公丞相鄭國梁公云。上置諸御案。上日閱五板。森無所肖似。濫承人乏。到官之初。重念先君所刊家集。遭際乙夜之觀。實爲榮遇。其板以歲久。字畫悉皆漫滅。殆不可讀。今樽節浮費。迺一新之。昔文忠文定二祖。筠實舊游之地。邦人建祠祝之。又況先君嘗守是邦。遺愛在人。此集之再刊。亦從邦人之請也。開禧丁卯上元日。四世孫朝奉郎權知筠州軍州事蘇森謹書。

樂城集後序

樂城集暨樂城後集三集凡八十四卷。宋蘇文定公頴濱先生所著。我皇明蜀王殿下所刻也。巡撫臺東阜劉公。監察侍御合川王公。胥有論撰。弁之首簡。金輝玉潤。光映縹緗。廷槐睹而嘆曰。嗟乎。可以傳矣。夫文章與世運相爲流通者也。六籍以遠。作者相繼。春秋戰國先秦兩漢。魏晉齊梁之間。屈宋班馬。荀楊董賈。曹劉沈謝。嵇阮之徒。下逮盛唐。李杜韓柳諸公。郁郁彬彬。號稱極盛。雖其體裁風格。律調音響。抑揚變化。言人人殊。要之發舒道德之光。闡明鬼神之祕。窮探天地之變。左右典墳。羽翼風雅。則異世而同符焉。嗚呼。至矣。宋興。文教炳蔚。詞人輩出。嘉祐以後。眉山三蘇。名擅天下。而一代文宗。歐陽文忠公輩。極力爲之延譽。一時學士大夫。聞談三蘇氏。罔弗斂衽敬服。蓋當世之絕唱也。乃文定公以沈靜簡潔之資。席家庭師友之訓。平生著作。與東坡相上下。而氣充才贍。自成己格。議者謂爲汪洋澹泊。有秀傑之氣。究其所至。蓋已闐李杜韓柳之門。窺古人堂室之奧矣。乃其時有稱述之曰蘇黃。曰歐蘇。曰歐曾蘇云云。然者。類指東坡。而東坡自謂。則云子實勝我。豈其兄弟自相標榜耶。抑當時之人。以其父兄之故。而軋之使後耶。今天下之士。崇治理者。嘉唐虞。敦行誼者。師周孔。鴻名偉績。後先相望。至其發軔之始。文藝之場。無弗躡李杜韓柳歐蘇而進焉。則斯集之刻也。固天下之士所願見者。乃歷宋至今。幾數百載。而全編始出。又得博雅諸公。崇尚而表章之。謂非斯集斯文之大幸與。廷槐不敏。不足與論古今作者之意。乃幸游公之鄉。與聞刻集事。而又猥以不腆之辭。附諸羣玉之後。故不靳摭拾如右。因長史高君鵬爲王誦焉。若王樂善好禮。崇古右文。賢明之懿。太宰玉溪公校錄之勞。通政石川公翊贊之力。暨我東阜公合川公屬王刻集。

之故。則前序見之。茲弗敢贅也。

嘉靖辛丑夏六月朔四川按察司提督水利帶管提學僉事膠東崔廷槐書。

